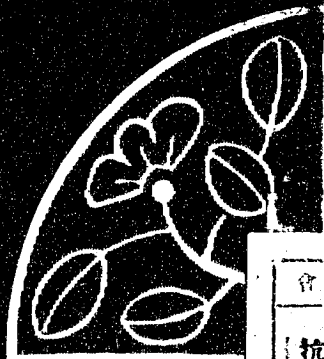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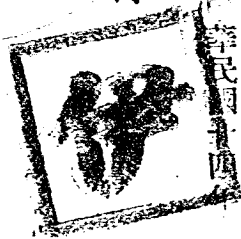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彙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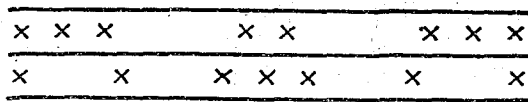
日本之面面觀

周憲文等著



會
抗
行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彙刊之一

日本之面面觀

周憲文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序

祇要不是「漢奸」，我想誰也承認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中華民族的公敵！

自「九一八」以來，全國痛心的「國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贈給我們的。不幸這種「國難」，綿延至今，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我們處在「國難」時期，一致抗日，差不多是中華民族全體的義務。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決不是空言所能抵抗的。高喊幾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至多也不過向敵人示威而已。

怎麼辦呢？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應該懂得日本帝國主義有什麼長處？有什麼弱點？必「知己」而後才可與言「抗日」。

這本小冊子——日本之面面觀，關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財政，軍事，政黨，社會，以及法西斯運動與天皇主義，都有詳細的分析，可以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解剖圖。

假使說，一致抗日是中華民族全體的義務，那麼，從這本小冊子中，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長

處及其弱點，不也是我們的義務嗎？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國慶紀念後一日

編者

日本之面面觀目錄

序

- 日本政治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瞿荊洲(一)
- 日本軍費之膨脹與其財政之危機…………… 瞿荊洲(二三)
- 經濟恐慌中日本的軍事預算與軍事產業…………… 符滌塵(二七)
- 積極備戰中的日本經濟…………… 任遠譯(三)
- 最近日本政潮之解剖…………… 唐 槐(六)
- 波瀾重疊之日本政局…………… 帥雲風(七)
- 新舊交替的日本內閣…………… 張健甫(八三)
- 日本中層階級的現狀及其前途…………… 符滌塵(九三)
- 日本法西斯蒂運動與天皇主義…………… 周憲文(一〇九)
- 所謂支那主義與日本主義…………… 周憲文(一二七)



日本之面面觀

日本政治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瞿荊洲



一九三三年日本政治經濟之平面的敘述，在政法方面，應說明年初岡田海相辭職問題、木宮相更迭問題、其後齋藤內閣搖動問題、高橋藏相消極問題、以及國民同盟之成立與選舉法之改正等問題。在經濟方面，則應說明對外匯價之跌落、出口貿易之增加、龐大預算之施行及世界各市場之排日。他若佔我熱河、退出國聯、防空演習、五相會議及日印西姆拉會議，亦皆應在敘述之列。惟此種歷史的紀載，自有大事記、年鑑等刊物爲之詳錄，本文之企圖僅在握住一九三三年日本政治經濟之重心，就其過去之事實，以推測其將來之趨勢。但是，要把握一國政治經濟的重心，最好還是先研究該國的財政情形；因爲一國財政的困難，在某一程度內，固可反映該國的經濟恐慌，而由一國的預算內容，也可看出該國的政治動向。是以，本文的組織，先從日本的財政說起，次及其經濟，最後及其政治。

一 財政

(甲)歲入的不足 一九三三年日本財政的特徵，第一為經常歲入之不足。即在一九三三年度，日本經常歲入為十二萬九千五百萬圓；經常歲出為十三萬六千四百萬圓，經常的入不敷出者為七千三百萬圓。此係日本財政史上稀有的現象。且在其財政預算上，還有數項具有經常性質的費用，如海軍船艦維持費、殖民地補助費、北海道拓殖費、海運及各種勸業獎勵金等，都算入於臨時歲出部中；嚴格說來，日本經常歲入的不足，實達三萬萬圓以上。此種經常歲入對經常歲出的不敷，尚係日本會計法施行以來之第一次。據經濟雜誌所載統計數字，自一九二六年以降，日本經常歲入之比較如次：(單位千圓)

年 次	經常歲入	經常歲出	出入比較	歲出對歲入之百分比
一九二六	一、四五二、四〇九	一、〇八二、七九二	(+)三六九、六一七	七四·六
一九二七	一、四八四、七七九	一、一七二、一一七	(+)三一二、六六二	七八·九
一九二八	一、五〇五、〇二二	一、一八四、三五五	(+)三二〇、六五七	七八·七
一九二九	一、四八一、一四三	一、二一二、七二六	(+)三六八、四一七	八二·九
一九三〇	一、四二二、〇五九	一、二〇二、一五一	(+)二一九、九〇七	八四·五
一九三一	一、三三四、九一一	一、一一一、八二四	(+)二二三、〇八七	八四·六

一九三二 一、二八二、二三五 一、三三三、四九二 (十) 四八、七三三 九六・二
 一九三三 一、一九一、一〇六 一、三六四、九七六 (十一) 七三、八七〇 一〇五・七

據上表所示：一九三一年以降，各年度歲入超過歲出二萬萬圓至三萬萬圓不等。至一九三二年減為四千八百萬圓，一九三三年則竟有七千三百萬圓經常歲入之不足。是為一九三三年日本財政上之一特殊現象。

(乙) 歲出必然的增加 一九三三年日本財政的特徵：第二為歲出的增大。計一九三三年，經常歲出及臨時歲出合計，較之一九三一年，增加八萬三千三百萬圓，而其用途之大部份為「滿洲事件費」、「軍備改善費、時局匡救費及國債費等」；其數字如次：(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皇室費	四・五	四・五	四・五
國債費	三七六・八	二五九・八	二五九・四
年金及恤養金	一五九・五	一六〇・八	一四八・〇
行政費	六二六・七	六四〇・八	五七三・九
內「滿洲」事件費	四・七	九・八	—
補助費	二五七・二	二一六・一	九二・一
軍事費	八五〇・四	六九六・〇	四〇五・七
內「滿洲」事件費	一六一・五	二五八・九	七・六

國庫預備金	三四・〇	三四・〇	一四・〇
內「滿洲」事件費	二〇・〇	二〇・〇	
歲出合計	二、三〇九・四	二、〇一二・一	一、四九七・九

表中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一年比較，軍事費增加四萬四千五百萬元，增加率為百分之〇八・九，其中以「滿洲事件費」為主要部份。所謂「時局匡救事業」之補助費增加一萬六千五百萬元，增加率為百分之一七九・〇。國債費因公債之增發及匯兌之虧損，亦有一萬一千七百萬元之增加。是皆必需的費用，具有不可避免之性質。是為一九三三年日本財政上之另一特殊現象。

二 經濟

一九三三年，日本內因軍需工業之勃興，一部分企業家獲得鉅利，外因日圓匯價之跌落，刺激貿易輸出之增加。經濟界在表面上頓呈繁榮景象。一般新聞紙，更從而渲染之，美其名曰「膨脹景氣」。我國人士，多惑於日本之宣傳，竟謂日本經濟業已轉入佳境，此實為皮相之論。查經濟繁榮之基調，在於國民購買力之增進，而國民購買力之主體，則在於農民及工人；農民及工人之生活狀況，若未改善，則其經濟之繁榮，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現請言一九三三年日本農民與

工人的情形。

(甲)膨脹景氣下的日本農民 所謂膨脹景氣，不外三端：一為物價之騰貴，一為輸出之增加，一為金融之豐潤。茲就此三者以檢視對於日本農民之影響。

第一：在膨脹景氣中，物價誠然增高不少，惟各物價格之變動，緩急先後，迥不一致。據日本銀行調查之指數，以一九三二年一月之物價為基數，一九三三年四月農民生產品價格之增加為百分之一〇，而農民消費品價格之增加則為百分之一四。其中估農民物產主要部分的為米與麥之指數為九八，米之指數為九六。硫酸銨係農民不可缺少之肥料，其指數為一一八，棉織物為農民必需的衣料，其指數則為一三九。兩兩對比，則知農民之收入，因農產物價格之低微而減色，農民之開支反因消費品價格之騰貴而增大，其生活愈趨於窮困，殊無購買力增進之可言。

第二：通貨膨脹之結果，金利率落，市面之金融，因以弛緩。但在農民方面，則適得其反。蓋日本土地確薄，技術幼稚，農業利潤，年僅三釐或二釐，其借入之資金，利率至少亦在七釐以上，間有高達百分之二〇至三〇者。故農村金融，枯竭異常。日本當局鑒於此種現象之惡劣，曾擬設法救濟，最近勸業銀行對於以耕地為抵押品之放款，利率由四釐減為二釐，中央金庫亦已擴張其放款

範圍，並減低其放款利率。但由勸業銀行或中央金庫借得款項者，乃農民中之特權階級。一般民衆，殆難霑其餘潤。又貧困農民，其借來之款，多非作爲生產資金，乃用於消費。以借款爲消費資金，其窘迫更可想見。

第三，日本之對外貿易，若按金再禁後匯價跌落之日圓計算，其輸出額確有增加，但折合爲「未禁現金輸出」時之金價，則其輸出價格，却甚低下。產業資本案任企業上有托拉斯及嘉提爾等種種組織，可以提高其製品在國內市場上之價格，另一方面，因內地農業尙未進入資本化，易於操縱，可利用匯價低落之貨幣，以賤值收買農民所供給之原料。因此，產業資本案，可將對外貿易上之虧損，完全轉嫁於一般農民。例如農民供給之原料，首推生絲，據經濟雜誌所載數字，一九二六年，絲價每百斤爲一百五十二圓。一九三三年，價僅八十五圓。生絲係日本農民出產之大宗，爲數百萬戶農民所托命，在輸出激增聲中，其價如此慘跌，日本農民經濟之窮困，不言可喻。

(乙) 膨脹景氣下之日本工人 一九三三年日本農民之情形既如上述，試依次敘述日本工人之生活狀況。據日本銀行之勞動統計，一九三三年六月，就業人員總指數爲八一·六，與上年同期之七四·五相較，增加了百分之七·一。日本工人總數，號稱一百八十餘萬，準此計算，就

業工人約增加十二萬人。此處所可注意者，蓋有二端：第一，即以前被解僱歸農現正靜候工作之人，為數既多，新達勞動年齡之工人，亦復不少，就業之人數雖多，而失業者仍有增無已。其次，工人就業人員指數雖較上年增高七·一，而工人所得工資之指數則較上年僅增一·六，其定額工資，且有減低之事實，其詳細指數如次：（以一九二六年為一〇〇）

	勞動人員	定額工資
一九三一年平均	七四·四	九一·三
一九三二年平均	七四·七	八八·一
一九三三年六月	八一·六	八五·一

因在解僱工人復工之時，廠方利用其弱點，新訂工資，常較低於其原領之額。通貨膨脹期內最活躍的工業如軍需工業及輸出品工業，多僱用短期工人，隨時召募，隨時解僱，故其定額工資尤為減低；在此物價高昂之時，日本工人之購買力，自更趨於薄弱。

其次，通貨膨脹期內，通貨之價格大有變動。一九三三年，日本工人，因就業業者之數增多，其實收之貨幣額自亦增加，將一九三二年折合為一〇〇，則一九三三年六月工資之貨幣額為一〇六·九。但此百分之六的增加，若與資產家收益之增加相較，最足以表現日本工人生活之窮困。

資產之收益，可以企業公司之收益爲代表，據東洋經濟新報社調查，一九三一年以降，日本代表的企業公司之收益數字如次：

公司數	利益額(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	八五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	九六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	二二四

一九三三年上期與一九三一年同期相比，資產家收益之增加爲百分之四〇，以視工人工資僅增加百分之六者，殆不可同日而語。此足徵在通貨膨脹進程中，日本國民所得，僅有利於資產家而不利於工人。

再次，與工人生活有直接關係者，爲生活費之增高；過去一年中，日本消費物品價格之騰貴，超過一般民衆消費力之界限。關於生活費之騰貴，可參考日本銀行所發表之物價指數，以一九一四年爲一〇〇，其數字如次：

零售物價指數	躉售物價指數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一二〇・一
一九三二年三月	一二六・〇
	一三四・六
	一三六・四

一九三二年六月	一一六·四	一九三一年七月	一三一·七
一九三二年九月	一三三·一	一九三一年十月	一三八·〇
一九三三年三月	一四一·一	一九三二年一月	一四四·二
一九三三年六月	一四二·八	一九三二年四月	一四二·二
一九三三年九月	一四三·一	一九三二年七月	一四四·四

上列表中，一九三三年零售物價較之一九三一年，約增百分之一〇·二，躉售物價約增百分之二二。至於工人之收益，如前所述，僅增加百分之六。在此種經濟狀態之下，資產階級之所得，愈形增大，而工人階級之所得，實不足以自活。

三 政治

法西斯化 一九三三年日本既在上述情形之下，十分困難；於是，加以一般野心家以天皇主義相號召，工農大眾的生活，以致一九三三年日本政治之趨於法西斯化，乃為必然之趨勢。據日本產業勞動調查所關西支部之報告，日本的法西斯團體大小約有一百二十多個，其中最著者，有建國會、大日本國粹會、大日本正義團、黑龍會、全日本愛國者共同鬪爭協議會、大化會、國本社及明倫會。類似政黨之名稱者，有大日本生產黨、愛國勤勞黨、日本國民黨、愛國大眾黨、學生之團體，有早大潮之會、帝大七生社、學生與國聯盟、日本青年學生革正聯盟、京大猶興學會、愛國學

徒聯盟等，以一般青年爲目標者，有鐵道青年會、愛國青年社、天業青年團、大日本青年護國聯盟、日本青年同盟、洛北青年同盟。以宗教修養相號召者，有修養團、日本青年修養會、動勞會、希望社、大日本國民思想善導會、國教宣明團、鐵道道友會、乃木講、國柱會等。此外以婦女爲對象者，有愛國婦人會、大阪國防婦人會。以朝鮮民族爲對象者，有相愛會及朝鮮人聯合會等。林林總總，不遑枚舉。各團體之指導者或其中中心人物，有山本伯爵、德川家孝等貴族。有一戶兵衛、佐藤鐵太郎、有馬良橘等海陸軍人。有鈴木喜三郎、平沼騏一郎、床次竹二郎、田中廣重等官僚與政客。有酒井榮藏、野口榮次郎、內田良平、頭山滿、寺尾敏等浪人。有大谷尊由、田中智學等僧侶及大川周明、蜷川新等學者。至於此種團體組成之份子，則以小市民及流氓居多數，學生間亦有之。

這些團體中間，雖然並無若何聯絡，而各團體的組織亦不甚健全；但法西斯運動的擡頭，確爲一九三三年日本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今後的展望 然則日本今後的政治與經濟怎樣呢？我們可看一九三四年日本的財政預算。『因爲一國的預算，常是一個國家活動的標準，也就是一個國家「年中行事」的預定圖，因此，對於一國一年中行動的方向和前途，也當可由它的預算中來預測。』

一九三四年度日本的預算，「一般會計爲二十二萬三千九百萬圓，特別會計七千萬圓，共計二十三萬九百萬圓，比去年度實行預算增加一成五，比前年度決算則增加五成六強。偌大的歲出，歲入不足者幾達半數以上，本年度因歲入不足而發行的公債，計十萬萬圓。本年六月底止，計日本之國債已逾七十萬萬圓，本年度預算實行終了後，則日本之國債當近八十萬萬圓，如此下去，日本財政的基礎，當然難免陷於極度的惡化。」至於各部預算概算書，在本年八月初頭止，都已交到財政部，「在概算書中，各部明年度的新規要求，大約外交部爲一千二百萬圓，內務部爲一萬八千五百萬圓，陸軍部爲二萬零八百萬圓，海軍部爲四萬三千萬圓，司法部爲四百萬圓，教育部爲一千四百萬圓，農林部爲一萬零六百萬圓，商工部爲二千八百萬圓，郵務部爲一千九百萬圓，拓務部爲一千五百萬圓，合計爲十萬二千一百萬圓，此外尚有財政部下大約一萬一千萬圓，陸海軍滿洲事件費約一萬五千萬圓，以及各部將來的追加要求，多未計入，若將以上各項合計起來，則日本明年度之新規要求總額，已突破十三萬萬圓以上了。」

「日本明年度歲出，基本預算額約十四萬四千萬圓至十六萬萬圓，再加新規要求十三萬萬圓，則日本明年度之歲出總額約爲二十七萬萬圓至二十九萬萬圓，比去年的歲出總額約增

五萬萬圓至七萬萬圓之譜。』

『日本明年度歲出之所以增加，時局巨救費及匯兌虧損金等，固為其原因之一，而最要的癥結，却在軍事費的激增，就十三萬萬元之新規要求額說，則海陸軍之要求額（陸軍部二萬八百萬圓，海軍部四萬三千萬圓，滿洲軍事費一萬五千萬圓）共計七萬八千八百萬圓，約佔新規要求總額之六成四。』

由上可知：第一，一九三四年度日本的財政，因為歲出的增加，歲入將更感不足；從而，一九三四年日本的經濟，其對於農工大衆，將繼一九三三年的情形，而增加其剝削。

第二，因為日本的經濟恐慌，無法解脫，日本農工的生活，將更困難，則一九三四年日本的政治，將更趨於法西斯化。

第三，在國內政治日趨於法西斯化的狀態之下，必然的要準備對外國的戰爭，此觀一九三四年度日本預算中軍事費的增加，益可瞭然；從而可說，一九三四年日本的經濟政治，都將更傾於軍事化。

日本軍費之膨脹與其財政之危機

瞿荊洲

一 軍費膨脹之必然性

日本現已入於「戰時狀態」了！其整個的社會正沉醉於緊張迫切的「戰時狀態」中。日本言論界爲避免一般人不安的刺激起見，不曰「戰時狀態」而美其名曰「非常時局」。這「非常時局」就是「戰時狀態」的別名。

關於「戰時狀態」，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主要的事實，最顯著的，如：最近互及兩個月的大演習，吳軍需工廠（註一）繼續增募工人二十餘次；三菱等飛機工廠之日夜加緊工作（註二），軍事統制計劃的東京市區之擴大，以及全國總動員之「待機」命令等，都是「戰時狀態」最活躍的部分。而最足以具體的、鮮明的表現此「戰時狀態」者，厥惟一九三三年度新預算中之膨脹的軍費。

軍費的膨脹，是日本財政根本的危機，而這個危機，且具有難以避免的必然性。

日本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軍事上都是對立的。自華盛頓會議以來的歷屆裁軍

會議，無異乎是日本與歐美列強在軍事上對立的公開表演；凡留心國際情形者，類能道之。經濟上的對立，更多事實的證明。最重要的，就是中國與南洋市場之爭奪，在中國市場上，日本棉布手英國紡織工業以重大的打擊，而英國則利用印度之關稅壁壘以報復日本，其商戰之猛烈，有如兵戰。至於日美兩國之互爲假想敵國，兩民族間已釀成了終不免於一戰的意識，其形勢尤爲險惡。其次，日本對於蘇俄，爲維持日本資本主義之安全計，爲高唱武力防止赤化以博得列強之推重計，尤不能不貫徹其所謂「對俄武裝。」最主要的，還有日本自身以我東北爲中心的大陸政策，欲期其實現，更須有大規模的軍備；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已經爆發之後，軍備之擴大，直接影響財政，財政之羅掘有盡，軍費之膨脹無窮；這是日本財政根本的危機。

新預算中歲出總額爲二十二萬萬三千九百餘萬圓，經常歲入僅十二萬萬八千八百萬圓，入不敷出者，達十餘萬萬圓。此鉅額的虧空，是日本財政上難以彌縫的破綻。軍部強硬，肆意要求，政府無能，諂顏屈服；財閥爲其本身的利益打算，則期期以爲不可。軍閥與財閥，原是合夥的弟兄，內部發生齟齬，即須謀所以調解。新預算經閣議決定之後，東京商工會議所會召開兩閣聯席會議，席間由代表財閥的鄉誠之助男爵發言，攻擊新預算，並謂爲軍費而發行的公債，係「不生產」

的公債，足以危害財界。軍部方面由陸軍大臣荒木貞夫以奚落的口調作答，謂鄉氏只斤斤於公債之「生產」與「不生產」，沒有顧到日本資本所處的險境，軍部努力於資本主義之防衛，資
本家自身對此，必不後於軍部。寥寥數語，道破了日本財政危機的必然性。

二 軍費對財政的威脅

日本國民對於軍費的負擔，夙稱繁重。「一九一八」以後，更形成一大膨脹的轉換時期。新預算中最狹義的軍費，亦有八萬萬五千萬餘圓（內有預備金三千萬圓）。一九二一年，日本因陸軍增加駐朝鮮的二個師團；充實航空隊；海軍完成八八艦隊；當時軍費，曾有七萬萬圓的記錄。惟當時物價的水準及國庫的資力，都非今日所可比擬；加以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五年，曾兩次整理軍備，故歷年來軍費的平均額，每年約為三萬萬餘圓。「一九一八」事變以前，即一九三一年的日本軍費預算，尚不足四萬萬圓，今竟增加兩倍以上，不是「戰時狀態」，曷克臻此？

一九三三年，新預算編造之初，各省都以「非常時局」為理由，爭相提出所謂「新規要求」，合計達十四萬萬圓，經財務當局第一次查定，承認六萬萬一千萬圓。其後因軍部之強硬，復為鉅額之追加，結果編成新預算之大綱如次：（單位百萬圓）（註三）

- 一、大藏省充定額 二、一〇五
- 二、「滿洲」事件費預備金追加額 一〇〇
- 三、海陸軍兵備改善費追加額 九五
- 四、各省追加額 二六
- 五、追加公債利息 三
- 六、合計 二、二三九

歲出的總額爲二十二萬萬三千九百餘萬，在日本財政史上實劃一新紀元。就中還有一段趣聞：即新預算既經第一次查定之後，軍部猶復強求增加，財政當局奔走交涉，往返數度，最後決定劃出九千五百萬圓作爲軍費，聽海軍與陸軍自行分配。此種籠統囿圖了事的預算方法，實開世界財政史上之一新紀元。

新預算中，軍費總額爲八萬萬二千四十八萬六千圓，其海陸軍之分配及其對一般會計之比例，大體如次：（單位千圓）

	一九三一年度	一九三二年度	一九三三年度
陸軍省	二二七、四八七	三五七、二三七	四四七、八八〇
海軍省	二二七、一二七	二九〇、九〇三	三七二、六〇六
A. 合計	四五四、六一四	六四八、一四〇	八二〇、四八六
B. 大藏省滿洲事件費預備金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C. 一般會計歲出額

一、四七六、八七五

一、九〇七、〇二五

二、一三九、〇〇〇

〇對A之百分率

三〇·八

三四

三六·七

C. 對A+B之百分率

三五

三八·一

日本普通歲入中，租稅之收入，約爲七萬萬五千七百萬圓，以其全部抵充軍費，尙差九千萬圓，日本軍費對其財政之壓迫，於此不難想像。在此「戰時狀態」之下，日本軍備須逐年擴張，其具體的計劃，雖未發表，其要點不外次列數項：

一、航空隊之擴充 添設新航空隊，增置飛機。原有的航空隊，配備新機。

二、增加軍隊中的輕重機關槍及步槍。

三、選拔少壯將校，養成使用新兵器的教官。

四、增加各部隊之將校。

五、補充駐我東北的部隊。

此種軍備的擴充，規模宏大，需費浩繁，就中如養成新兵器教官，補充作戰資材等，其費用有繼續性質。茲揭錄日本既定繼續費中兵器費一項，以資參考（單位千圓）

年次

國防費

國防兵器費

一九三三年度	一九、五四八	一六、四九九
一九三四年度	二八、一六八	二三、五一六
一九三五年度	四四、六七四	三五、七一—
一九三六年度	五七、七七—	四六、八九二
一九三七年度	七七、三四五	六四、四八一

三 東北事件費之特質

東北事件費在日本預算中，係作爲臨時費看待。就實際的情形而論，東北事件費的性質，是否爲「臨時」，乃一問題。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國庫負擔所謂「滿洲事件費」，總計約爲五萬萬圓（詳見次表）。偌大一筆款項，若係臨時費用，自可以「戰時狀態」爲理由，加以特別的處理。若係經常費用，則須有恆久的財源。吾人對此，須抑制情感而爲客觀的考察，所謂「滿洲事件費」雖不能說有經常性，但至少是有數年之持續性。蓋我國若不幸而不能以實力收回失地，東北事件將要成爲懸案，自不待言；如果我國能將日軍掃數驅出境外，日本必更殫兵秣馬以期捲土重來，其所謂「滿洲事件費」至少必有數年或十數年之持續。

滿洲事件軍費（單位千圓）

	陸軍	海軍	合計
一九三一年緊急處分	一六、〇二〇	一、八四〇	一七、八六〇
第一次	一六、三四〇	一六、〇九〇	三二、四三〇
第二次	一三、一四〇	一、八二〇	一四、九六〇
第三次	六、五六七	一、〇一一	七、五七八
一九三一年追加預算	五二、〇六七	二〇、六七一	七二、八二八
一九三一年實支合計	三〇、九七〇	二七、一〇八	五八、〇七八
一九三二年追加預算	一一七、七一五	三九、七一〇	一五七、四二五
一九三二年實支合計	四八、六八五	六六、八一八	一一五、五〇三(內預備金二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預算	一四五、八三三	一五、四七四	一九〇、三〇七(內預備金三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合計	三四六、五八五	一〇三、〇五三	四九八、六三八

上面所列舉的五萬萬圓，純係關於東北事件的軍費，其他與東北事件有關係的如外務省、拓務省的費用，尚不在內。我們且看這五萬萬圓如何支配。據兩年來已經支出的費用分析，人事費約為全額百分之十二，交通費為百分之十五，機密費為百分之九，而物件費則為百分之六十四。就中大多有持續多年的性質。此種東北事件費，在日軍佔領東北期內，或可就地取給，但以東北現狀之窮苦糜爛，日本軍部在東北之勢力與日本內地政府之關係未能確立之前，殊不能打

如此的「如意算盤」。所以日本目前只有放漫的發行公債以圖抵償。就現有的五萬萬圓計算，以日本內地六千餘萬人口除之，每人平均須負擔七圓十七錢，嗣後繼續發行的公債，將不可計數。

四 新預算數字的分析

日本軍費膨脹的特質及其在財政上的影響，已如上述。現在且將日本一九三三年度新預算數字，加以分析，以規其財政上的「戰時狀態」。(註四)

(一) 一九三三年度日本新預算一般會計

歲出	經營部	一、三五七、三九六、七八八	四
	臨時部	八八一、九二八、九四〇	
	合計	二、二三九、三二五、七二八	
歲入	經營部	一、二八八、三一、一三六	
	臨時部	九五一、〇一四、五九二	
	普通歲入	五四、六一、三三五	
	公債	八九六、四〇三、二五七	
	合計	二、二三九、三二五、七二八	

歲出經常部十三萬萬餘圓，係日本平時財政的數字，歐戰之後，日本歷年歲出皆在十三萬萬圓左右。本年度歲出臨時部，達八萬萬八千餘萬圓，約抵經常歲入三分之二，實是「戰時狀態」的產物。臨時歲入的全部，幾乎全屬公債，更是「戰時狀態」的財政。

(二) 各省歲額之出比較(單位千圓)

省別	經常部	臨時部	合計
皇室費	四、五〇〇	一〇、三九五	四、五〇〇
外務省	一五、九九五	一〇、三八一	二六、三九〇
內務省	四九、五六七	四〇、八七七	四七四、〇一四
大藏省	四三三、一三六	二七五、八七〇	四四七、八八三
陸軍省	一七二、〇一三	一九三、七八三	三七二、六〇六
海軍省	一七八、八二二	一、六六三	三四、四九六
司法部	三二、八二六	二二、五四六	一五一、八一七
文部省	一二九、二八〇	八八、七七五	一一七、六五六
農林省	二八、八八〇	八、五〇二	一三、七七八
商工省	五、二七四	四四、七一〇	三四九、九三五
逓信省	三〇五、一四四	二五、八八〇	二七、八三四
拓務省	一、九五四		

由上列的數字，我們可以檢出數點：(一)海陸軍費之合計額為八萬萬餘圓，幾占全預算的一半。(二)內務、農林、文部三省之歲出總額為四萬萬餘圓，僅及軍費二分之一。(三)海陸軍之臨時費，大於任何省的臨時費，其總額超過其他各省之合計。

(三) 所謂各省的新規要求及東北事件關係費用

參看次表，可以明悉日本海陸軍費之概況及軍費以外各省「戰時狀態」費用的要目。(單位千圓)

新規要求額「戰時狀態」費用及東北事件關係費用要目

外務省	九、三九〇	東北事件費	四、六九〇	匯兌差損	三、三〇九
		補充費	六八	電報事務費	八〇
		敦化新領事館費	三二	東北司法領事設置費	一〇
		東北大使館費	六〇〇	移民保護獎勵費	五〇〇
大藏省	一三九、〇〇〇	各國法令收集費	一〇	匯兌差損	六九、五〇九
		臨時財政經濟處理費	一五〇	東北事件第一預備金	二〇、〇〇〇
		公債利息	二六、二三〇	朝鮮國境守備費	三〇
陸軍省	二五二、〇〇〇	東北事件費	一四五、九九〇	軍用自動車獎勵費	三一五
		招聘外國飛行技士費	八〇	測量費	六三三
		修繕費	九一		

海軍省	一四九、〇〇〇	在鄉軍人補助費	二五〇	增加配屬將校費	五〇
		在外武官	一一	改編憲兵	六三
		撫恤軍人費	二、〇一六	臨時增俸	七七八
		災害費	四〇〇	預備將校教育費	九、二九一
		緊急制度改善費	一二、〇九二	作戰資料補充費	八七、八五〇
		新艦維持費	一一、一九五	兵員增加費	二九〇
		航空兵器費	一一、五九四	匯兌差損	一六、一三八
		艦艇製造增加費	一一、〇〇〇	工作整備費	五、三九四
		艦船改造費	二〇、六八八	新兵器費	二一、七一〇
		軍需品整備費	五、〇〇〇	大演習	五、〇〇〇
		東北事件費	一五、四七四		
司法部	七〇〇	匯兌差損	一、三九六	航空氣象觀察費	六〇
文部省	八、五〇〇	移民教育	三六	航空研究統一試驗費	一一
		飛機製造研究費	二四〇	少年團大會費	二〇
		聯合青年團事業費	二〇		
農林省	三五二、〇〇〇	農業倉庫費	一、〇四六		
內務省	四、〇〇〇				
商工省	二、九〇〇	煤油開發的助成費	二八四		
逕信省	七、〇〇〇	通信機關擴張費	二、一一七	東北事件費	五七

拓務省

七、〇〇〇 移民教育費

三〇 東北移民費

三八〇

五 戰時狀態的財政危機

我們考察日本的財政，不可忘記日本經濟界自再禁現金出口後的一般情勢。日本再禁現金出口的實施，迄今已一週年，其不景氣之深刻化，與時俱進。蓋金輸出一經禁止，則日本成爲不換紙幣的國家，財政經濟脫離金本位，正如顛播於大海中之一無舵的小船。貨幣膨脹，是不換紙幣國必有的現象。在此時期，日本的財政，全賴財政政策的運用。日本現政府的財政政策，就是大藏大臣高橋是清的財政政策。高橋氏是聲望卓著，日本財閥所最倚重的理財政治家，他是一位樂觀主義者。他曾公開的發表意見，謂只有發行公債是唯一的財源。這是一種不待賢者而後能的辦法。除了發行公債之外，還有增高租稅的一個手段。增稅與募債的分別，在於前者是對於國家費用，現謀抵償，而後者則是將租稅延長，而遺累於將來的國民。目下日本因不景氣之深刻化，尚非增稅的時期。新預算不敷之額，近十萬萬圓，亦決非增稅所能填補；增稅之外，仍須募債，如此則容易失掉國民的信用。並且所謂「赤字公債」，嗣後難有免除的希望，則增稅更無成立的理由。所以明知募債並非妥當的辦法，但除了募債以外，再沒有別的生路。日本現有內國公債四十九

萬萬一千二百萬圓，外國公債十三萬萬九千八百萬圓，合計達六十三萬萬一千餘萬圓；以日本內地人口六千餘萬平均攤派，每人的負擔在百圓以上。本年度新預算的歲入中，公債爲八萬萬九千六百四十餘萬圓，占全歲入百分之三十七。此鉅額的公債又大半是「赤字公債」，「軍事公債」或所謂「滿洲事件公債」等「不生產」的公債。茲附列日本新預算一般會計之公債要目如次：

一、電話事業公債	一三、二八〇、〇〇一
二、震災善後公債	一八、七八三、二八七
三、道路公債	一六、六七六、九六六
四、電報事業公債	七〇〇、〇〇〇
五、滿洲事件公債	一八六、三一、六五二
六、其他赤字公債	六六〇、六五〇、三五二

一舉而發行額近十萬萬圓的軍事及準軍事的公債，自然是「戰時狀態」之一表現。似此狂增債額，而對於已發的公債又未制定償還的計劃，則在最近的將來，日本國債非增至百萬萬圓不可。日本的財政不安，會惹起公債的不安。據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大內兵衛氏說，公債不安，第一（註五）是促進金融上努力集中的絕好條件；第二金融資本家與產業資本家間之爭端，

以公債爲中心而愈趨尖銳化；第三激起勞動者農民等貧乏階級與富裕階級間問題的劇烈化。這是就平時狀態而言，至於在現在「戰時狀態」的局面之下，其結果如何，殊令人不堪設想。

註一 吳軍需工廠係日本海軍工廠，自九月二日起，繼續募集工人，徹夜工作，廣海軍工廠，亦有同樣的情形。

註二 大東京市制之實施，是軍事的新計劃，其目的在於完成大道路網，統制交通；軍事的改組青年團；改編近衛師團，以直接鎮壓日本國內無產階級的鬭爭。

註三 本文第二節，第三節的數字，係根據大阪每日新聞社發行的經濟學者雜誌第十卷第二十三號。

註四 本文第四節，第五節的數字，係根據中外商業新報。

註五 見改造社發行經濟學全集第二十二卷大內兵衛著日本財政論（公債編）第二一四頁。

一九三二，一二於東京。

經濟恐慌中日本的軍事預算與軍事產業

符濼塵

一 不景氣的日本

這個年頭，全世界都在不景氣，尤其是日本，軍閥黷武窮兵的行爲，激起中國的反感，引起全世界的注目，更使日本陷入於空前未有的不景氣的境地。——自然，這並不是說，日本的不景氣始於最近，只是說日本軍閥的一意孤行，使不景氣的日本更不景氣。

日本自有國會以來，已開了六十四次議會。其間，如明治、大正時代，亦曾遇着不景氣的恐慌，然而爲着國家經濟恐慌而特別召集議會討論匡救策的，一九三二年第三次臨時議會還是破題兒的第一次，祇由這一點，便可窺見日本今年不景氣的深刻化，同時亦可見日本當局의 脚忙手亂了。

日本政府也曾試行種種方策以挽救此危局；可是，以前整理緊縮的消極方針既不成，金解禁也無效，後來再禁現金輸出，亦不能恢復往時的繁榮，且益陷於暗淡悲慘之境。國外則匯價暴跌；國內則中小商工業沒落，農業恐慌擴大，失業者激增，這些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事件。現

在先說日本農民的痛苦。

a 農民的痛苦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日本遇着豐收的恐慌，一九三一年却是歉年恐慌，一九三三年雖是豐年，日本農民仍同樣或且加甚地感到困苦。豐年造成豐年痛苦，歉年造成歉年饑荒。饑荒和痛苦，便是今日日本農民的生活，也就是日本農民注定了的運命。

在這農業恐慌的情形之下，日本的中小銀行，先後停業。繭價的狂跌，更使農村的收入減少，農業的恐慌異常激化。另一方面，東北事變，又把許多農家子弟送到悲慘的戰場，爲資本家效力，爲軍閥送死，東北增添了一大批日本的死鬼，日本農村中便減少了一批「豐年無衣，歉歲無食」的農民。這就是說，日本軍閥對華的暴行，破壞了中國的城市，亦破壞了日本農村中的生產力，日本農村的恐慌，更日甚一日地深刻化了。北海道向來是日本出產糧米頗多的所在，去年（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奪取東北的一年——一百八十萬英畝田中，竟有十六萬餘畝顆粒無收，四十三萬畝僅收百分之三十八，十六萬餘畝僅收百分之四十。因此，日本人民死於饑荒者固多，因營養不足而發生疾病者更不可勝數。有些地方的農民，且因無食而不得不鬻其妻女，據

日本婦女公論載：日本各大城市之娼妓大半都來自秋田及山形兩地。兩年前每年售出婦女不過七百人，一九三一年乃因農村饑荒而增爲千餘人了。一九三二年日本農家比較的豐收，照理農村總可得到一脈的生機；然而農產物的價格，却隨着豐收而低落，漸漸陷入豐收恐慌的過程。農產物的所得，償不了生產費的損失。越生產，越負債。平均每戶八百元的負債和租稅、公課、田租……等的負擔，使農民永遠陷入莫可如何的慘境。在這樣狀態之下，農村人民瀕於破產，小學教員亦因而得不到生活必需的薪水，許多地方的教員，七月份和八月份的薪水，現在還沒有領得。雖然，日本全國小學教員大會也曾決議，請求將教員的薪水完全由國庫擔負；（自然，這是教員先生們想避免受農村經濟恐慌影響的妙法，）然而當局的答覆，只是「時值國步艱難之秋，此事尚須從長計議。」顯然，農村教員的生活，是跟着農村經濟的恐慌而陷入悲慘的運命了。

另有一事足以表示日本農村經濟恐慌的，便是佃農與地主糾紛的激烈化。計一九三一年的紛爭，共二千二百三十一件。關係人員，地主有一萬四千四百十四人。佃農四萬七千七百二十九人。此外尚有不及統計的，當不在少數。而糾紛的原因，大多數都以收回佃地和減租問題爲中

心。

這樣，日本農民的痛苦和混亂，顯已達於極點了。本年六月臨時議會開會，長野、岐阜、羣馬、枋木等縣，都派出代表由很遠的東北地方到東京來，發起空前的請願運動。要求對瀕於破產的農村，予以有力的救濟。當時日本政府亦曾指出農林、內務、財政、商工及鐵路等五部共同組織緊急對策委員會處理這個問題。結果決定：整理債務，設立合作社，改正地租，確立肥料政策，設立農產物販賣的統制機關及興工建設土木事業等政策；可是，這些政策，最多亦不過使饑餓將死的日本農民，得以暫時苟延殘喘罷了。

b 失業者激增

日本軍閥不自量力的對華侵略，不但使農民陷入悲苦的絕境，也使工人們墜入失業的深淵。依日本內務省社會局的調查：失業者約有五十萬人左右；但據一般的意見，這樣的數目，若不是社會局的杜撰，便是政府的有意掩飾。日本今日失業者至少有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這個數目也儘够驚人了。還有一層值得注意的，便是以前失業者在經濟恐慌恢復之後，立刻可以得到職業，還可稱爲「產業的預備軍」，可是現在的失業者，却不是一時的失業，竟是固定的、恆久的

失業，要做產業的預備軍，亦不可得。

日本政府，亦曾苦心孤詣，爲這些失業者謀救濟之策——實施大土木工事五年計劃，可是這樣的工事，每日平均不過能够容納七萬五千人之譜，對二百萬失業者祇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此外還有對外則提倡移民政策，對內則主張產兒限制，然而這樣的政策，到底能够救濟沒落期的資本主義所產生的數千萬失業大衆嗎？事實已給日本以反證了。

失業者感到失業的悲哀，固如上述，但不失業者亦何嘗不感到痛苦呢？由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起，至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止，日本全國所有的許多公司和工廠，不是把工人辭退，便是把工人的工資減少了二成至三成。又據日本內務省社會局的調查：一九三二年四月至現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各府縣管內的工場鑛山不支工資及不付存款者達八百三十八起，金額在二百零九萬圓以上，被苦的工人有九萬九千二百九十餘名。在這種減資及不付工資和存款的情形之下，工潮更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舉其著者，如一丸友禪工潮，姬路北中皮革工潮，多木肥料工潮，小津武林的工場襲擊，橫濱市電工潮，東京地下鐵路工潮等，都可證明工人們正在嚴重的壓迫底下度着痛苦不安的生活。

c. 工商業者的疲憊

日本中小工商業者之疲憊困頓，至一九三二年度更深刻化了。本來，中間層的沒落是資本主義末期不可避免的現象，然其直接而具體的原因，却不止此；例如（一）百貨大商店出現，（二）同業者過多，（三）金融條件不利，（四）經營並販賣的方法之不合理，（五）公設市場及消費合作社之出現，（六）大工廠自設販賣店……等，都是很大的原因。加以軍閥的黠武翳兵主義，一方面引起中國強有力的抵貨；一方面增加商民的負擔。減少人民的購買力，中小工商業越萎縮，大銀行的投資以偏重大工商業之故，越不肯加以通融，中小工商業越不可收拾了。

日本的農村經濟恐慌既如上述，而中小工商又復萎頓如此，於是日本全國便呈貨物滯銷和金融梗塞的狀態，在這種狀態底下，自然，大企業甚至掌握金融樞紐的銀行，亦不能獨保其繁榮。據三井合名公司的調查：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內地主要銀行公司一千二百五十家當中，虧損的有二百八十九家，無利益可分的公司較前期增加十六家，較前前期增加十七家，無利的公司一共有四百八十一家。一九三二年上半年虧損的公司已見減少，但一千二百五十家公司中，還有二百十家損失，損失的金額總計二千九百十萬圓。至於沒有利息可分的公司還有四百三十

七家。這樣，不景氣的氣象已延及各界，輾轉蔓延，於是乎不景氣的黑雲，瀰漫了日本全國，於是乎「日本將如之何？」「我們怎樣辦？」……等等的呼聲便響徹了日本社會的各層。

二 最近的軍事預算與軍事產業

a 一九三三年度的軍事預算

日本的工商業不景氣已如上述。但這裏却發生了兩件似乎是意外的事實，就是日本於經濟恐慌百業蕭條中，軍事預算的大膨脹和軍事產業的特別發達。

關於日本一九三三年度的預算，依照大藏省的原定方針，歲出約在十五萬萬七千萬元，而歲入方面，依大藏省的估計：不過十二萬萬元，照大藏省原定預算，不足之數已達三萬萬元，況各省又紛紛要求其主觀所認為必需的經費，總計十四萬萬五千萬元，如果大藏省全部容納，則兩項合計，不敷之數，將達十七萬萬五千萬元。嗣後雖經各省自行酌減，而要求之增加額，尚達六萬萬元。茲將最近——十一月十七日大藏省會議最後所決定的預算表，轉錄如下：（約數）

歲入

（單位千圓）

經常部

一、二八八、三二〇

臨時部

歲出

經常部

一、三五七、三九〇

臨時部

八八〇、五七〇

上表所列的二十二萬萬餘圓的歲出，其各部的分配如左：

普通歲入	五三、二五〇		
公債金	八九六、四〇〇		
合計	九四九、六五〇		
合計	二、二三七、九六〇	合計	二、二三七、九六〇
部別	經常部	臨時部	
皇室費	四、五〇〇	一〇三、九〇	
外務省	一五、九九〇	一六七、四八〇	
內務省	四九、五六〇	四〇、八七〇	
大藏省	四三三、一三〇	二七五、八七〇	
陸軍省	一七二、〇一〇	一九三、七八〇	
海軍省	一七八、八二〇	一、六六〇	
司法部	三二、八二〇	二二、五四〇	
文部省	一二九、二八〇	八八、七七〇	
農林省	二八、八八〇	八、五〇〇	
商工省	五、二七〇	四四、七九一	
逓信省	三〇五、一四〇	二五、八八〇	
拓務省	一、九五〇	八八〇、五七〇	
合計	一、三五七、三九〇		
合計	二、二三七、九六〇		

由以上的預算中，有幾點很值得我們注意而且不能不提出說明的：

第一 歲入預算二十二萬萬三千七百餘萬圓中，經常部歲入十二萬萬八千八百萬圓，比一九三二年度預算增加了六百萬圓。這就是說，一九三二年日本政府將向貧困了的日本國民加徵六百萬圓的收入。

第二 歲入預算中，經常部十二萬萬八千八百萬圓，再加臨時部的普通歲入，合計不過十三萬萬四千百萬圓，不足之額計有八萬萬九千六百萬圓。這八萬萬九千六百萬圓的缺額，在日本政府羅掘俱窮的今日，經常部收入既不可復加（經常部預算較本年預算增加了六百萬圓），只好靠公債來挹注。連公債亦算入預算內，估其歲出的四成，日本財政的破綻，亦可想見了。

第三 由歷史上來觀察：日本自大正元年至五年（民國元年至五年）歲出決算恆在五、六萬萬元之間，大正七年突然超過十萬萬元以上，大正十四年與昭和元年（民國十五年）都在十五萬萬數千萬元左右。昭和四年亦不過十四萬萬八千八百萬元，至本年達十九萬萬四千三百圓，已為從來未有的新紀錄，明年（昭和八年）又增了三萬萬圓左右。實打破了從來未有的新紀錄。若和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二萬萬二千三百六千萬元的歲出比較起來，

明年度恰恰增加了十倍。比昭和六年也增加了七萬萬九千萬圓。

第四 這二年——昭和七年和八年的歲出所以急激地增加的原因，完全是日本侵略東北和其經濟恐慌的結果，在新規經費中的大部分，不是軍事費便是救濟費。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預算中軍事費的特別增加。昭和八年度の軍事預算，陸海軍共計八萬萬二千萬元，達預算總額二十二萬萬三千七百餘萬元中的三成八之譜。日本在財政拮据的今日，爲什麼還這樣拚命增加軍事預算呢？明眼人總會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正在準備繼續向中國進攻，正準備在太平洋上大撕殺！

b 百業蕭條中獨具繁榮的軍事產業

日本帝國主義者特別明白：保障東北的佔領，需要鉅量軍備的補充，擺在前面日漸進展的太平洋大戰，更需有浩大的軍需品生產。所以日本自從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日日都在擴張兵備，補充兵器，因而日本一切產業雖極蕭條，獨軍事產業却呈蓬蓬勃勃的生氣，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今年如此，明年軍事預算有偌大的款項，前途當然更有可觀。茲將因軍需品需要增加而受實惠之東京石川島造船公司、帝國製麻公司、賀浦船渠公司及戶畑鑄物公司等四個公司的概況

略述如下，以見日本軍事產業發達之一斑。

第一 石川島造船公司 該公司因其自身的弱點——即無造船的工程及借款過多等，歷來都是虧損，（昭和五年損失八五、四〇三元，昭和六年損失一九四、七二一圓。）本年上半年決算亦損失十萬八千餘元之譜，但今年下半年却大不同了，造船工作雖仍舊不見緊張，可是關係軍需品的陸上工程也够繁忙了。具體的說，就是現在造船工程祇有敷設艇一隻和驅逐艦一隻在修理，而陸上工程却可多了：陸軍省定製兵器附屬品若干件，滿鐵公司定製川崎埠頭起重機，關西共同火力公司定製各物等，現在已獲得不少的贏利。明年，因為軍事預算的增加，陸海軍省方面的生意當然增加，贏利的增加，定可預卜。所以該公司之股票市價最近已升為二十圓，將來還有繼續漲價到三十圓的趨勢。（註一）

第二 帝國製麻公司 本年上半年，該公司於百業凋敝中曾有很好的成績，除補償固定財產的損失二十五萬圓外，尚得三十四萬一千餘圓的餘利。本年下期的成績也還不錯，軍用品的定製，已達相當數額，比如定製飛機的翼布，比前年同期亦已增加一倍了。此外，陸海軍省定製的，有天窗、行軍狀及運物用麻布等。同時，海軍省又定製砲衣及軍艦上各種機械的覆布，這都

是與擴充軍備有很大關係的。其次，一般製麻品的需要亦已增加，生意頗見發達。據一般觀察，該公司今年總不難有四十萬元以外的餘利，所以該公司的股票價格已高到二十九圓，將來漲到四十圓並不是難事。（註二）

第三 戶畑鑄物公司 該公司自昭和五年以降，成績都不見佳。分配紅利，由一成落到八釐，由六釐落到五釐甚至四釐。本年下半年之初，也還不見起色，承包工價既低，定製數額亦少，但入九月便大大不同了，承包工價既高，定製數目也不少。原因大約有下列數事：

加。

1. 因九一八及一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在兵備補充的必要上，最近定製軍需品遂見增

2. 救濟失業工人的土木工程，需要土木工程用的發動機，及其他機器。

3. 因匯價低落，貨物利於運出南洋、印度及美國等處。

這就是說，因東北與上海的事件發生，日本消耗了巨額的兵器及其他的附屬品，不能不加。以補充。例如汽車機件以及與經營「滿洲僑國」有關的滿鐵車輛等，都是向該公司定製的物。品。本年雖因原料騰貴，難於得利，最多僅能得二十一、二萬的利益；但明年因軍事預算的增加，定

製軍用品一定不少，同時，並可利用日本對於匯價低落的機會加倍輸出鐵管接手及發動機等機件，以謀厚利，該公司前途大有希望。所以該公司之股票現在是漲至三十九圓五角（註三），將來升到五十圓，亦是意料中事。

第四 賀浦船渠公司 該公司不但因助成改善船渠案在議會通過而得很好的影響，且因陸海軍補充兵器的原故，造艦造機的生意亦大增加。茲將該公司本年度的造艦造機統計如下，以供參考。

定製者

海軍省

內務省

舞鶴工作所

海軍省

京城放送局

陸軍兵器本廠

東京瓦斯

佐世保工廠

定製物

一等驅逐艦一隻

唧筒式復原船一隻

軍艦用機件七百個

各種軍艦用部分品

鐵塔工程

捲上機械外諸機械

煤炭貯藏裝置一個

操舵一件

上表，僅述其一部，此外尚有其他軍艦各部所用的用品，陸軍用品及其他製成品，均未記入。

例如在造船工程方面，尚有國際汽船公司定製「鋼製單暗車貨船」一隻，三菱商事公司定製波濤船一隻及泥艙一隻；造機工程方面，尚有小倉煤油公司、旭石油公司及東京市、橫濱市等處定製各種機械。所以該公司內部工作非常緊張，日夜加工趕造，尚恐不暇。與一般非軍事產業公司之門可羅雀，大有天淵之別。

除上述四個公司以外，尚有日本製鋼所等專門製造軍需品的公司，這些公司可以說，沒有一個不因實施軍備充實計劃而得好影響的，自從實施軍備充實計劃後，各軍用品公司中，定貨是大大地增加了，以前縮小的生產能力也恢復了，以前因生意冷淡而辭退的工人亦召集回來了。總之，在日本全國經濟恐慌中，軍事產業是發達了，繁榮了。

日本因一九三三年度的軍事預算增加，明年（一九三三年）的軍事產業也許要特別發達，特別繁榮吧？不過，失業的工人會不會因有軍事產業的容納而減少？全國的不景氣會不會因軍事產業的繁榮而連帶略有起色呢？這樣的繁榮，只可說是「軍事的繁榮」，如果是景氣也只是「戰爭的景氣」。這樣的繁榮和這樣的景氣，到底可以減少失業工人的痛苦嗎？到底是日本人民的幸福嗎？姑無論它無法盡量容納日本現有一、二百萬的失業工人，即使得了軍事產業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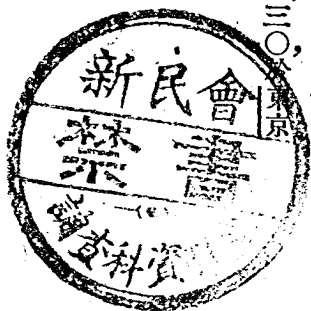
納的失業工人，亦未見便能減少他們的痛苦；最多也不過是減少了饑餓的痛苦，換得「因日夜加工連星期日亦不能休息」的害及健康的疲勞而已。至於日本的一般人民，更沒有什麼福利可言。日本人民所得到的祇是於八十五萬四千九百二十六萬三千元國債（據日本財政部公報：十一月末日現有國債共計六十五萬二千一百七十七萬四千元，其中外國債有十三萬九千八百二十九萬七千元，對美匯水以二十元計算，外債總額將增到三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八萬六千元，則國債總額將達八十五萬四千九百二十六萬三千元）外，又添加因軍事預算膨脹而增加的八萬萬九千六百五十萬圓公債的負擔。其他各種企業，如果因軍事產業的繁榮得到一點好影響，或許可以「略有起色」，然而這種起色，不會是一時的嗎？且待將來的事實來說明吧。

一九三二，十一，三〇，東京

(註一) 額面五十圓，最低時僅值七圓。

(註二) 額面五十圓，最低時僅值六圓一角。

(註三) 額面五十圓，最低時僅值九圓。





積極備戰中的日本經濟

任遠譯

本篇是研究世界經濟的學者瓦爾加（W. H. Wigg）寫的，篇內對日本社會經濟各方面加以簡單扼要的分析。其重要意思是：日本本係一個貧國，但年來因軍閥持權政策，積極備戰；在金融方面，又實施通貨膨脹，以至呈露戰時經濟的畸形狀態。表面看來，好似「繁榮」，其實骨子裏，國窮民困，日益加甚。假使日本軍閥長此一意孤行，其崩潰的過程，更要加速。我們為「知己知彼」計，這篇文章是值得一讀的。

一 引言

自日本侵佔滿洲和日圓跌價以來，隣已兩年半多，在此期間，日本的經濟，就外表看來，好像是一個「景氣島」(Prosperous island)，孤立於世界經濟恐慌的大洋中。其實，這一「繁榮」，乃軍事和通貨膨脹的景氣，同任何通貨膨脹和戰時經濟一樣，其結果是如此：

經濟方面 「國富」激減。第一，侵華的戰爭和拚命的備戰，使大部分生產品用於不生產的事業；第二，因通貨膨脹，出口貿易，雖有增加，但這是說，貨品在國外的售價，低於價值，換言之，因通貨膨脹的出口，結果，將使國益貧窮。

與此種過程同時並進的，便是資本之迅速集中於獨占托辣斯手中；同時，對工農大眾和手工業者之榨取，亦大大加強。

社會方面 通貨膨脹與軍事經濟，尤使社會矛盾迅速尖銳化。日本財富和收入之分配，對於中下層人民，已極端不利：億兆富翁居少數，財產在一萬萬日圓以上者不過一打，百萬富翁只有兩三千；其餘人口，皆為貧者。（日本跟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本來很窮，每人的平均收入，與歐洲最窮的國家如立陶宛、拉脫維亞、羅馬尼亞相等。）在日本，財閥和大地主跟國家機關的錯綜結合，尤為特別。通貨膨脹和軍事經濟的結果，便是獨占風氣的盛行和獨占資本對勞動大眾榨取的加強。

籌款備戰的方法，國家預算的巨額虧絀，更加强了對中等人民的榨取和財產的集中。廣大民衆：農民、手工業者、知識份子的貧困，自然的使國內市場的購買力，極為低下。而購買力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更形減低。在這種條件之下，通貨膨脹由有產者發財的手段變為社會經濟的大紊亂的時期，在日本到來的速度，要快於那國富和國民收入的分配比較平均的富庶國家。

這即是說，近年來日本經濟的「繁榮」，是立足於非常薄弱的經濟基礎之上，這一基礎不

能長久支持那一部分的國富濫用於不生產的軍事目的，對於治者階級終必成爲一種非常危險的社會威脅，此種威脅的徵候，在現今日本的一切政治和社會現象上業已呈現出來。除過一小部分的財閥和與財閥有關係的封建主及高級軍人外，日本沒有一集團人是滿意於現狀的。

二 通貨膨脹與物價構成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底放棄金本位後，其幣價曾經暴跌，至一九三二年底竟達百分之五八·五。一九三二年日圓動搖於平價以下百分之五七至六三之間；同年底爲百分之六十。但物價之水平頗落後於幣價之跌落。據日本銀行所編之物價指數如下（以一九一三年爲基數）

一九二八年	一七一
一九二九年	一六六
一九三〇年	一三七
一九三一年	一一六
一九三二年	一二二
一九三三年（十月）	一三六

可知近兩年來，日圓價格雖跌了百分之六十，但批發物價僅漲了百分之一八。這種物價落後於幣價跌落的原因，略與英國相同，即世界市場上以黃金計算的物價的跌落，大大抵消了因

日圓貶價而引起的物價增漲之趨勢。此外，連在任何通貨膨脹下一樣，物價增漲的曲線，總落後於貨幣貶價的曲線。凡在貨幣貶價初期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國家，其在世界市場上所提高的競爭能力，即由此差別決定之。

據日本銀行所編的勞工生活費指數，亦增漲很微。其表如下：（一九一三年為基數）

一九二八年	一八四
一九二九年	一八一
一九三〇年	一五五
一九三一年	一三六
一九三二年	一三七
一九三三年（十月）	一四八

在日圓貶價百分之六十之下，生活費指數計增了百分之十。至於食物價格，僅只漲了百分之七而已。

無疑的此種零售物價漲跌的資料，對於勞工的生活狀況，曾有若干的粉飾。然零售物價增漲之落後於批發物價的增漲和貨幣的跌價，在任何通貨膨脹之下都可看到。此種差別，使大資本得以借用通貨膨脹的機構去榨取小商人和手工業者，付給勞工的工資以金價計算為數極

微，而勞工又得以比黃金更低的價格去向小商人和手工業者購買自己的必需品。

此種通貨膨脹的物價構成，遂使資本家得以用縮減工資和提高勞動強度的辦法，去減低以黃金計算的成本費，尤其是工資。此種成本的低下，遂使日本實業家利於以非常低廉的貨品，傾銷全世界。強迫的出口貿易和近兩年來戰爭的巨額消費，遂促進了工業生產的增長。

三 工業

關於日本工業生產的增長，由下列指數可以看出來：

三菱銀行所編工業生產指數
(一九二八年為基數)

德國景氣研究院所編日本工業
生產指數(一九二八年為基數)

一九三〇年	一〇五·六	一〇二·五
一九三一年	一〇〇·七	一〇二·二
一九三二年	一〇七·九	一一七·一
一九三三年		
一月	一一七·二	一二七·四
二月	一一五·〇	一二四·七
三月	一二九·九	一三五·九
四月	一二六·四	一三五·〇
五月	一三〇·六	一三七·六

兩個指數的高低，差不多是平行的。兩者均異口同聲地說，日本異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其工業生產的最低點為一九三一年。就個別生產部門言，三菱銀行所編的指數如下（表中數字以一九二七年為基數）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鐵	一一九·九	一二六·九	一三〇·四	一二九·八	一三七·〇
銅	一三六·二	一三六·七	一四一·四	一三五·七	
銅					
煤					
水門汀					
紙					
棉織品					
棉紗					
絲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首八月)		
鐵	一一二	一二三	一五二		
銅	一一四	一四六	一七八		
銅	一二四	一一七	一一四		
煤	八三	八三	九二		
水門汀	一〇二	一〇六	一三三		
紙	一一五	一一四	一二〇		
棉織品	一〇九	一一八	一二九		
棉紗	一一一	一一九	一二〇		
絲	一一七	一〇三	八六		

絲織品	九〇	一〇一	一三〇
炭酸鈉	一四六	一六七	二〇〇
氯化鈣	九五	一〇〇	一五〇

此表告訴說：第一，鋼鐵、水門汀、炭酸鈉等品的生產，增加最鉅，此種出品都是直接用於軍事目的；第二，絲棉織品的生產，增加較小，此等商品出口的激增，即是國內消費，曾經減少；這就是說，紡織品出口是於國內人民有害的，即反映日本勞動大眾的貧困化。

四 傾銷

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刊物，都一致的痛責日本傾銷。事實上，日本低廉的商品，確氾濫於全世界的市場，尤其是那些購買質劣價廉的商品的國家。

日本的出口貿易，以日本紙幣計之，有如下表：

一九三〇年每月平均數	一一九百萬日圓
一九三一年	九三
一九三二年	一一三
一九三三年首十個月每月平均數	一五〇

可知，同一九三一年比較，一九三三年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但以美國金元計之，則情

形略有不同：

一九二九年每月平均數	八一百萬金元
一九三〇年	五九
一九三一年	四六
一九三二年	三〇
一九三三年首十一個月	三〇·二

由此可知，若以金元計之，日本的出口貿易，跟一九二九年比較，計減了一半以上，到一九三三年始告安定。

日本出口貿易衝倒一切關稅壁壘的基礎，則為通貨膨脹和非常低微的工資。英國工業聯合會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曾將英日兩國各門工業中的工資，製有下列比較表：

工業部門	英國工資 (每週作工四十八小時)	日本工資 (每週作工六天半)	日本工資對英國工資之百分比
1. 紡織業 (每週工資)	男工八〇先令 女工四五一六九先令	十七先令一辨士 六先令四辨士	一四·五 一四·一一九·一
2. 化學工業 (每週工資)	男工一三四先令	十九先令六辨士至四〇先令六辨士	一四·五 一三〇·二
3. 橡皮工業 (每週工資)	男工三五先令 女工三七先令六辨士	二〇先令三辨士 八先令七辨士半	三七 二三
4. 電池廠 (每週的)	男工八二先令六辨士至一一〇先令七先令	八先令七先令	八·五 一六·四

5. 密業(每週的)

女工五一先令	四先令四辨士半	八·四
童工	一先令九辨士	
男工六四先令	一四先令	二一·八
女工三〇先令	六先令	二一·四

可知日本棉織品的競爭，頭一個是給親日的英國以打擊。一九三三年日本在棉織品的出口貿易上首次打倒了英國。茲舉一表於左：

英日棉織品出口額表(單位:百萬方碼)

年份	英國	日本
一九二八年	三、八六六	一、四一八
一九二九年	三、六七一	一、七九〇
一九三〇年	二、四〇六	一、五七一
一九三一年	一、七一六	一、四一三
一九三二年	二、一九三	二、〇三一
一九三三年(首八個月)	一、五四九	一、五六八

據經濟學家(Economist)雜誌說：不特日圓的突飛貶價和舊日工資的保持，是日本在紡織工業方面勝利的原因，而且『縱的托辣斯化和集中化的統制，乃理解日本勝利的鑰匙。蓋日

本工業係用最新機器設備，其生產力之高，不僅限於紡織業一門也。」

英日兩國奪取紡織品銷路的鬭爭，在印度特別尖銳。日本對印的出口額不特業已排斥了英國的紡織業，而且也正向土著紡織業襲擊。舉世周知的一九三三年秋季，英日之間已達至貿易戰的地步。日印商約曾經廢止，對日本的棉織品入口稅曾經提高；而日本為報復起見，也禁止印棉入口。經過長期而艱難的談判後，始簽訂一協定。在這一協定中，日本因為政治的旨趣，對英印曾有若干讓步。

假若日本國內的物價，將來還是大大地落後於日圓貶價，而且工資水平仍然保持如昔的話，無疑的，日本在世界市場上各處的競爭還要順利發展。

五 日本資本主義的軍事畸形

雖然日本所進行的，只是「小」戰爭，只是對「大」戰之準備，但日本經濟業已具備完全戰時經濟的一切特徵。

首先要指出的，就是預算上的鉅額虧絀和預算上軍費比例的迅速增長。日本的「平時」預算，其支出部分在近數年來已達二十萬萬日圓以上。日本的「國民收入」據一九二八年的

估計，約爲一百二十萬萬日圓。現在批發物價，比一九二八年約低五分之一。因此，一百二十萬萬日圓的國民收入，到現在約爲一百萬萬日圓。大概計之，日本的國家預算，要佔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兒「非常時」的支出還未算在內。）

在這種巨大數目中，軍費要居大部分。據本年一月二十日英國經濟學家週刊所刊一表，日本預算的歲出項目如下：

日本預算案（單位百萬日圓）			
費別	一九三三—三四年度	一九三四—三五年度	增 減
內務部	二三八·五	一六九·五	減 六九
教育部	一五二·二	一五三·八	增 一·六
農林部	一二二·八	八七·七	減 三五·一
交通部	三六〇·六	一八九·八	減 一六〇·八
財政部	四八一·六	四六六·二	減 一五·四
陸軍部	四四八·一	四四九·五	增 一·四
海軍部	四〇三·七	四八七·八	增 八四·一

日本的軍費，年年增長。據太平洋大事（Pacific Affairs）雜誌的材料，軍費對全部預算的百分率如下：

年 份	百分率
一九二九年	二八·五
一九三〇年	二八·四
一九三一年	三〇·八
一九三二年	三三·九
一九三三年	三五·六

在本年度財政，此項百分率為三七，在來年將為四四·四。除此種官方公認的軍費外，預算案上還列有祕密的軍事費和「非常時」的支出。

若將軍費以整數十萬萬日圓（此項數目，顯係太少）計之，則適居日本國民收入十分之一。其軍費比率，高於世界任何國家。再加以通貨膨脹，如此鉅額的軍費，定要使國家日趨貧困的。超越全國經濟能力的軍費，其惡化的結果，更被籌款備戰的方法加倍。日本預算的虧絀，與年俱增。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預算案，歲入為十三萬萬日圓，而歲出竟達二十一萬一千二百萬日圓，計虧八萬萬日圓，或佔預算案的百分之四十。此種虧絀數目，只有舉債彌補之。蓋日本全國的大富翁，收入佔國民收入的大部分，幾乎不納任何捐稅；而從工農大眾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榨取如斯巨額的數目，是不可能的。所以，日本的國債，日益暴增，由下表可看出來：

各年終時日本國債表（單位十萬萬日圓）

年 份	額 數
一九一四年	二·五六
一九二五年	四·九三
一九三〇年	六·〇三
一九三二年	六·五五
一九三三年（十月）	七·四一

在這些數目中，十四萬萬日圓的外債，其票面額數，自一九一四年來，幾未變動。但因日圓貶價的結果，付息數目則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軍事的準備，決定了工業的工作。設無軍需工業，則鋼鐵業（日本國內缺乏煤炭和礦砂，其鋼鐵業處於極不利的條件下）和化學工業，是不能以飛快的速度發展的。

戰爭的準備，並決定了工農大眾的生活狀況，以致近兩年來大大惡化了，詳情在後邊再說。總而言之，雖然日本尚未開始「大」戰，但其經濟業已呈現戰時經濟一切畸形的萌芽，在表面上，因通貨膨脹的關係，一時好似「繁榮」，實則國窮民困，日益加甚；此種情形，必使勞動大眾，一天一天不滿，在不遠的將來走向革命的大道。

六 勞工生活狀況的惡化

日本工人的工資，較歐洲工人的工資，是可怕的低微，關於此項材料，我們業已引過若干，恕不再贅。就是這種低微的工資，還不斷的加以削減。從三菱銀行所編的工資指數，即可看出來：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1. 按件的	九六·二	九一·三	八八·一	八五·一
2. 按時的	九八·七	九〇·七	八八·一	八八·四
東京勞工生活費指數如下（一九一四年為基數）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五五	一三六	一三七	一四八

甚至這個大資本主義的銀行也承認近兩年來，按件工資會減了百分之六，而勞工生活費則增加了百分之九。無疑的，該銀行會粉飾現狀，然即以該銀行的材料論，日本的實在工資，在通貨膨脹期間會減了百分之一五。東京工商協會的統計，亦是這種情形。一九三三年十月份一般工資指數，較一九三二年十月份，雖未變動，然因通貨膨脹之故，物價却增高了。隨着實在工資的

削減，同時，勞動的強度和生產量都提高了。此由下表可看出來：

三菱銀行所編就業工人指數(一九二六爲基數)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三菱銀行所編生產指數(一九二八爲基數)	八二	七四·五	七四·七	七九·九(上半年)
	一〇五·六	一〇七	一〇七·九	一二四
				(首八個月)

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日本在經濟恐慌時期，曾厲行合理化。工人數目跟一九三〇年比較，約減了百分之三左右，但同時工業生產却提高了百分之十七。

經濟恐慌期間，勞動生產量的提高，在日本紡織工業中尤爲顯著。據一九三三年日本報知者 (Japan Advertiser) 雜誌所載日本紗廠聯合會的統計，有如下表：

	每名工人棉花消費量	每千枚紡錠工人數目
一九二七年	一·二二三	三五·三
一九二九年	一·四六	二七·五
一九三〇年	一五·一	二三·五
一九三一年	一七·五	二〇·六
一九三二年	一八·五	二〇·一

可知在六年之間，工人數目竟減了百分之四三。紗廠的情形，也是如此。

每千架布機工人數目表

年 份	男 工	女 工	合 計
一九二七年	一三二	六六〇	七九二
一九二九年	一二二	四九四	六一六
一九三〇年	一一三	四三〇	五四三
一九三一年	九〇	三五七	四四七
一九三二年	七九	三六八	四四七

六年來每千架布機的工人數目，竟減了百分之四四。

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工業生產的增加，對失業狀態未有如何影響。據日本社會問題局的資料，有統計的工人共計七百萬，其中失業者的百分率如下：（各年終時）

一九二九年	四·五四
一九三〇年	五·二五
一九三一年	六·六八
一九三二年	六·三八
一九三三年（五月）	五·九一

無疑的，失業者的真實數目，還要高得多哩。

即以官方材料論，通貨膨脹時期對日本勞工大眾的結果，可歸納如下：實在工資削減了百

分之十五，同時勞動生產率則大大提高，而巨量失業又未減少。所以，勞工大眾的不滿，極為厲害，這也是不足怪的。據日本電報所載的一統計，年來日本因赤化而被捕的人數，有如下表：

一九二八年	一、八五〇名
一九二九年	三、五六七名
一九三〇年	三、七三七名
一九三一年	六、九〇三名
一九三二年	九、二一二名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止)	四、三七七名
六年間共計	二九、六四六名

七 農業恐慌與農民狀況

日本工業狀況的一時的改善，主要的由於擴充軍備和通貨膨脹的傾銷所引起的，但這一改善並未阻止農業恐慌的銳利化。日本農業的兩大部門——米絲價格，曾經暴跌。本年度米的收成較佳，但在消費激減的條件下，竟成了巨大的生產過剩。一九三一年米的收成，計為五千五百萬石，一九三二年為六千萬石，一九三三年則為六千六百萬石。據官方的統計，存米達一千五百萬石，即超出常年水平三倍。為什麼米價暴跌，及為什麼政府不得已規定最低米價每石為

二二·七〇日圓，和政府購米以維持價格，是不難明白了。

絲價亦有同樣的暴跌。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因美國絲織工業起色的關係，每包絲價曾由七百日圓漲至一千一百日圓，但至六七月間，復跌至五百五十日圓。

米絲價格的暴跌，高度的地租，及層見迭出的苛捐雜稅，使日本農民的狀況，日益貧困化，甚至有些地方，已達至農業退化的地步。

農民大眾的不滿，引起了日本軍閥的極端恐懼，因為日軍大多數是來自鄉村的。誰都知道：荒本陸相會要求政府設法改良農民狀況，但這不過是為引誘農民同情於「軍人法西斯主義」的一種手段罷了。

總而言之，日本統治階級的經濟和內外政治的地位，不但非常緊張，並且極端危險。假使軍閥的冒險政策一旦得勢的話，那就更加速日本統治階級的崩潰了。

最近日本政潮之解剖

唐槐

二月八日，由於軍部的發動，在貴族院提出「足利義」問題的彈劾案，致將代表日本財閥之中島商相攻擊下臺。自此以後，軍部勢焰更其高漲，最近以議員岡本在國會的發言中暴露鳩山文相受賄一事，又引起軍閥與財閥間軒然大波的政潮。據岡本所揭露之事實，身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長）之鳩山一郎氏，曾受樺太工業公司經理藤田賄賂五萬圓；鳩山文相以一國之最高教育行政長官，竟亦營私舞弊，發生損及政治道德與違反國家綱紀問題。為澈查這一事件，國會於二月十七日組織查問委員會，因鳩山係政友會內閣代表，最初竟造成各政黨一致環攻政友會的形勢。嗣後追詢所及，復涉及民政黨故總裁濱口十萬圓之賄賂事件，於是這兩大政黨，就「馬馬虎虎」以維持議會政治之威信與政黨信用為名，乃於三月三日鳩山自動辭職，暫以齋藤兼攝為過渡，反將岡本付諸懲戒，暫時告一結束。

本來政治道德與綱紀問題，是這次政潮挾以相爭的幌子，在現存的社會制度內，無論其為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或君主專制，瀆職營私、賄賂舞弊已成爲公開的祕密。暴露這一案子的岡本，

絕不會因此無聊的道德綱紀問題，忠心耿耿的與同隸一黨且爲內閣代表的鳩山文相與以難堪的擲擊。我們看這一事件發生後，引起代表軍部勢力之貴族院的嚴重注意，與政友會的分裂，便明瞭因綱紀問題而激動起來的政潮，是軍閥與閥財及財閥代表者的政黨政治間鬭爭的表現。

日本雖爲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其生產與資本的集中以及壟斷的產生，均極迅速，在這一情形之下，便造成少數極有勢力的財閥。日本資本主義獨佔勢力的實況，在日本三萬六千合股公司中，其中百分之一·八（六百六十六）竟據有全部資金（十二萬萬日金）百分之六三·六（七萬六千萬日金）的事實可以說明。在壟斷資本中的兩大巨頭，三井與三菱，幾乎可以操縱日本全部的產業。三井公司資本總額超出二、三萬萬日金以上，轄有一千二百七十六所以上的企業，其輸出貨品佔日本總出口百分之二十五，輸入百分之二十一，國內貿易百分之二十五。在其所轄的企業中，幾乎包含日本紙工業的全部及鐵礦百分之六〇，紡織百分之一九。三菱公司握有最大汽船公司（日本郵船會社）的實權，統轄許多礦產、商棧、保險公司及幾千其他企業，並佔有私人軍事工業（造船航空化學藥品等）大部份的股份。國家政權是經濟力

量的表現，日本統治階級由於產業上的獨佔，必然走到政治上掌握政權的形式。所以多年來在日本議會上擁有多數議席的兩大政黨——政友會與民政黨，在其輪流組閣的表演中，實際上就是受這兩大財政巨頭的差使，以組閣的形式來執行他們的使命——政友會代表三井，民政黨代表三菱，這已經是衆所週知的事實。

日本的資本主義雖極發展，但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是採取自上而下的和平形式，使日本到現在還保存一部份封建貴族的勢力，這形成了目前封建地主與資產階級的畸形政權。議會政治的存在，在封建地主與貴族的眼裏看來，自然是他們很大的障礙，所以時常發生彼此傾軋的政潮，特別是「五一五」海陸軍人暗（？）殺首相犬養毅以後，軍部威勢與少壯派的氣焰，已經驚凌一切而成實際上操縱了日本政局的形勢，所謂立憲的議會政治不過僅留一殘廢的軀殼罷了。迫於軍閥的淫威之下，最大而有背景的政黨政友民政，也不敢作單獨的政黨內閣的嘗試；同時因為佔領「滿洲」後日本露骨的侵略政策使日本在國際間陷於孤立的地位，軍部也不好放手組織軍人內閣，成立表裏合一的軍事獨裁。在這一形勢下，軍部使盡恫嚇誘詐的能事，便蛻化出一個名為「超黨超派」舉國一致，實則唯軍閥馬首是瞻的齋藤內閣。

這一空虛而毫無實力的齋藤內閣，自它受命組織以來，便天天在風雨飄搖之中；各政黨利用齋藤內閣攻擊軍閥，斷政權，陷日本於外交的孤立；而軍部亦利用齋藤內閣為破壞政黨逼迫財閥就範的武器。關於血盟團事件，從各政黨口裏喊出過海陸軍的軍紀問題，也會在國會上發生外交形勢的質問，不過因為「武力即理由」，所以沒有甚麼結果。而由軍部所提出的非常時期的「國策協定」，更迭內田，黜退商相，則絲毫不敢拒絕，這就說明舉國一致的內閣，不過是軍閥的傀儡而已。

這次因綱紀問題而擴大起來的政潮，仍然是軍部與財閥間鬭爭繼續的表露。岡本之在國會上不顧一切的暴露鳩山文相受賄賣職，其後面不用說有強有力者的軍部指使，同時其所以以政友會內閣代表的鳩山文相為攻擊對象，自然是指桑罵槐，以屈服它的後臺老闆為目的。尤其是政潮發生後，與軍部接近的久原，附合岡本企圖分裂政友會，完全有打破國會內政黨陣線的企圖。不過日本在此高呼「非常時期」，還因統治階級內部的小衝突，不惜鼓動政潮，以倒閣相見，這在日本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前途上，對外一致上，不是為親者所恨、仇者所快麼？正因為為了挽救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與資產階級內部的一致，才不惜鼓動政潮，以推翻政

黨議會政治。

世界經濟恐慌的浪潮是那樣猛烈的振撼了資本主義各國，四五年來不但是沒有絲毫消滅的徵兆，反而與日俱增。在恢復關稅壁壘建立經濟集團及通貨膨脹等政策施行之下，也不能使資本主義各國逃出經濟恐慌的浪潮，反而在這一形式之下，使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力量更其減弱。這一事實的表現，一方面是勞動大眾生活的日益貧困，動亂的情緒隨之激漲，另一方面則是虛偽的民主政治的破產，法西斯獨裁政治的盛行，與乎資本主義各國之捲入戰爭的狂潮，而這些現象却是一個原因的結果。因為勞動大眾革命情緒的高漲，使成爲資本主義政治典型的民主政治，已不能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便露骨的揭去一切「民主」的外衣，直接採取法西斯的形式；同時爲與其他列強對抗，準備戰爭重分世界市場，也必然由濟經的統治，而日趨於政治的個人獨裁。

日本幾年來政治上的變遷，就表現了這一過程，所謂少壯派的軍人，即是這一資產階級統治的新興勢力。自從「一九一八」以後，一切國家政策，全憑軍部意志施爲，其態度之傲慢，睥睨一切，處處都表現出日本政治隨着軍部的驕橫而日益走入法西斯化的路道。軍部爲推速這一進

程，整齊資產階級內部的隊伍，曾經採取一切毒辣的手段，爲了免除政治上受內閣的牽掣，實行過用暗殺首相來倒閣，爲了要內閣閣員忠實的執行法西斯的命令，也曾演過軍部驅逐商相迫走外務大臣之「逼宮」的稽滑稽劇。借着非常時國策協定、無任所內閣、綱紀問題等，更使立憲政治的驕子政黨，被玩弄於軍部掌股之間。此次以鳩山文相受賄而發生的政潮，自然也是軍閥向着議會政治進攻，向着政黨和它的後臺財閥進攻，並且也確乎與政黨財閥以莫大的打擊；但是這並非已經捲入戰爭狂熱中的日本資產階級在這「非常時期」內自起爭端，却正爲準備戰爭應付「非常時期」統一內部的運動。所以此次軒然大波的政潮，不是財閥對於軍部拓殖國外市場的武力侵略政策根本反對，而只是緩急上的分歧。

現在爲着在惶恐時期中與他國資產階級取得競爭的勝利，與乎爲保障在將來大戰中的勝利而使現刻備戰的進行更其緊急，各國的資產階級都用盡全力來整飭自己的內部了，這一事實的表現，是極其盛行的國家監督與統制經濟。這使許多資產階級，在所謂國家興盛、民族繁榮的意志下，服從國家的監督。因此由軍閥與財閥間衝突反映出來的政潮，正是日本資產階級這一內部清洗運動。

日本的封建地主貴族資產階級的政府，事實上就是資本家的僱主，我們不應當懷疑到這次的政潮，竟完全是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財閥間的鬭爭。自然軍部一再注意農村救濟，並附和具有反財閥性質的產業合作運動，但這絕不是表示日本封建勢力對抗資產階級的意義。恰是說明許多中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在財閥與壟斷資本的榨取下，日益貧困破產，激起了反對現社會制度的革命情緒；而法西斯化的政治，正負着以改良形式來緩和羣衆鬭爭，用以鞏固資本主義統治的使命。我們試一考查德國希特拉之上臺，首先急求獲得農民的擁護，與乎美國羅斯福之握政，行政等一聲便以復興農村爲職任的前例，就會明瞭這些獨裁者的真正用意。不過在此，日本軍閥正戎馬倥傯爲大和民族拓殖「生命腺」爲日本資產階級尋求發展前途之時，財閥爲甚麼不時鼓動反軍部的政潮，非難軍部的積極政策呢？這其間也有不少的經濟原因。

日本資產階級雖也主張向外侵略或發動反蘇聯戰爭來找出一條消解經濟危機的道路，却暫時反對於日本對外貿易極不利的強硬政策。他們一方面擁護向「滿蒙」的侵略，但另一方面却需要與其他帝國主義作外交的周旋，使日本不致失去歐洲與南洋羣島的市場。但是軍部露骨的軍事進攻，與聽命於軍部的「強硬外交」引起歐洲各國一致排斥日貨的結果。特別

是佔日本出口大部，並爲日本對外暢銷之輕工業物品生產者的三井公司，蒙極大的損失。這一事實的存在，以致造成軍閥與政黨，特別是政友會間對壘的形勢。不過在經濟恐慌極度深刻的現在，鎖國經濟、關稅壁壘已成爲各國的普遍現象，日貨之受排擠，不會全部是軍部的武力侵略所造成；很快的可以使日本的財閥覺到，如果資產階級有發展前途可以尋找，不但用不着反對軍閥的「強硬政策」，反而擁護積極的武力侵略到是唯一的辦法了。

但是這次轟動一時的政潮，還不僅限於資產階級內部統一運動的表演，在中小資產階級層和工農勞苦大眾間，尙具有莫大的社會意義。經濟恐慌的加深，幾年不斷的軍事侵略，這一切的擔負自然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雙管齊下的加到這些中小社會階級的身上來。爲要和緩激亂的情緒，資產階級不惜以廉潔政治來疎解人民的喘息。這許多在饑寒中輾轉呻吟的人民，不知應當找甚麼方法來發洩，眼看着這一賄賂查問的經過，便相率歡呼的說：財政巨頭是如何的萬惡，議會政治是怎樣的黑暗，法西斯的政治又是怎樣的廉潔！在這一興奮之下，於是便飲鳩止渴認賊作父的走上擁護日本獨裁者的道路。在軍部高呼全國教育法西斯化大和國民全部武裝以應付一九三六年大危機的現在，日本資產階級的「錦囊妙計」恐怕就是這樣。

日本軍部領導下的法西斯化的政治，現在還僅僅是一個過程，興盛大和民族發揚祖國光榮的愛國思想還沒有在一般勞動大眾中取得統治力量的現在，軍人獨裁軍部內閣的局面一時還不會產生，由各政黨裝點門面的議會政治，尙自有借重的地方，這就是軟弱無力的齋藤內閣在傷痕遍體時，還能犧牲一鳩山文相渡過危難的原因了。在二十一萬萬的預算通過之後，這一因禍得存的齋藤內閣，是否壽終正寢代以軍部內閣成其他的政治形式，我們雖不能預斷，但這次的政潮，則十分明顯的表現了日本法西斯政治進展中的過程。

一般統治階級的政治家說，法西斯政治是資產階級最有力的統治形式。不過用另一個理由來說，也正是資產階級到了最軟弱無力時的統治形式。捲入戰爭狂熱中的日本帝國主義，在法西斯政治的銳進或完全實行軍事獨裁中，在此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能否挽回它的衰亡，展開「大和民族」美滿的命運，我們試拭目以觀其後。



波瀾重疊之日本政局

帥雲風

議會的前後

當第六十五屆議會的關頭，荒木陸相，託病告辭，鳩山文相，受誘引退，中島商工大臣，爲着一篇短短的尊氏論而辭職；銳意圖存之齋藤內閣，弄得七零八落，幾乎不可收拾。幸而陸相一席，繼以林銑十郎，使荒木嫡系之眞崎——現任教育總監——再無用武之地；目前軍部法西斯的鋒芒稍斂，荒木系的氣燄較遜於往昔者，或有賴於林陸相一番鎮壓的苦心。商工大臣由松本蒸治繼任，大爲島上娘子軍所歡迎。因他是一位熱心的婦選贊成論者，而且他的夫人，又是一個篤信的基督教徒。文相一席，至今仍由齋藤首相兼任，重職日久虛懸，大爲一般人士所不滿，輿論抨擊愈演愈烈。整個的議會期中，齋藤天天從事於剜肉補瘡的彌縫工作，慘澹經營，可謂至矣盡矣！議會閉幕，齋藤投奔興津坐漁莊，叩元老西園寺公之門，卜其政治運命前途的休咎。結果，得老公慰留。這一副強心劑，恢復了議會期中的疲勞與頹廢。

剛剛度過了議會的難關，接着就揭破了熊天動地的黑田大藏省次官受賄瀆職事件，開疑

獄史上空前未有的創例。在議會期中，曾有人用粉飾的辭令，所謂綱紀問題，或稱之爲某重大事件，質問過黑田次官；他的答辯，是歸罪於臺灣銀行，不會做賣買。輕輕一語，豈能掩盡天下人的耳目？茲以黑田次官受賄瀆職事件爲序幕，論到藏相的態度，閣僚的意見，輿論的攻擊，政黨的暗躍以及逐鹿中的政權，想亦關心島國政局的人們所樂聞吧！

黑田次官收賄瀆職事件之始末

一部廿四史，追敘起來，總算「言之長也。」五月十九日一紙「帝人事件」之中心人物黑田次官的號外，不僅是宣市黑田的受賄瀆職，不僅是影響到高橋藏相的辭職，而且引起齋藤內閣的崩潰。就說這件事是日本政治史上的污點，也不爲過。

黑田次官已於五月十九日午前五時四十五分，被東京地方檢事局召喚，由警視廳刑事部搜查第二課小梁川巡查部長，請其出庭，即時判明有受賄嫌疑；起訴手續竣事，當晚收容在市ヶ谷刑務所。飛揚跋扈於大藏省內之「黑田閣」從此作階下囚矣！

號外上大書特書着「帝人事件」的標題，追索「帝人事件」的來由，是距今十七年前的大正七年六月，當神戶鈴木商店全盛時代，創設了屬於鈴木系的一個會社，所謂「帝國人造絹」

絲株式會社」即今所簡稱之爲「帝人」者是也。昭和二年春，財界發生大恐慌，鈴木商店陷於沒落的悲運，同時，因負有臺灣銀行（以後簡稱臺銀）的借款，以致臺銀亦一蹶不可復振，政府一面補償臺銀的損失，一面命日本銀行（以後簡稱日銀）救濟臺銀。臺銀遂將從鈴木商店沒收來之擔保品——帝國人絹股票和神戶製網股票——悉數交與日銀作抵押。當時帝人總股票數爲四十二萬，拿到日銀去的是二十二萬五百十三股。股票價格由五十元落至四十元。待至「金再禁」以後，日本匯兌行市低落，輸出大增，一時稱爲「人絹景氣」時代，帝人股票的價格亦飛騰至百五十元。當時日銀倉庫中所藏的二十二萬餘帝人股票，頓時成爲萬人視線集中之焦點。去年股票價格，下落至百二十元，當時東京商工會議所議員河合良成及永野護兩人，密商之於前臺銀行長島田茂，將臺銀押於日銀之帝人股票，分買十萬股，一股作價百二十五元，每股付行用錢一元，並附分紅的條件，於是締結一張草約。又於以上條件之外，添上強制加派董事二名，斷行增資增息，提高股票價額等項，十萬股票買出以後，六月中旬，帝人股票復騰至百四十八元，使臺銀坐蒙三百萬元之損失。事前臺銀整理部之帝人社長高木復亨曾密約河合永野二人於常宿寶塚旅館集議，有意損害臺銀財產上之利益，恰合「背任罪」的條文，四月十八日，遂遭

檢舉。因此陷入法網者，計有十人。

所謂「背任罪」者，中國刑法上稱之為「背信罪」，法律上之解釋如次：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者得不法利益，或意圖加不法損害於本人，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爲，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者。

由以上法律而論，高木、河合、永野三人，都是「背任罪」的主犯。當時臺銀不願將存於日銀的擔保品——帝人股票分賣出去，因之河合、永野與黑田次官，曾向大官們作過一次疏通的奔走，黑田次官以下均受重賄，其數目之大小，仍是一個未知之數。大藏省內，因受賄瀆職罪而被檢事局召喚收容者，有如左之大官們：

黑田英雄 大藏省次官

大野太 同省銀行局特別銀行課長兼祕書長

相田岩夫 同省銀行檢查官（朝鮮銀行及臺灣銀行監理官）

志戶本次郎 同省休職銀行檢查官

大久保偵氏 同省銀行局長

現在又盛傳此案將牽涉到某大臣的消息，報紙上均未敢指出是那一位大臣。不過黑田次官，在大藏省內，形成與富田財務官對立的形勢，和前臺銀行長島田的勾當，黑田派的橫行，亦成赫赫有聲的事實。下級人員，道路以目。而黑田的背景，便是三土鐵相，時人名三土爲「省外藏相」，呼黑田爲省內的三土系的經理。由這點看來，當此風雨滿城之日，三土鐵相，或者不能高枕無憂吧！

此案牽涉脚色之多，波及範圍之廣，尙在漸漸展開的局面中，在議會期間，便醞釀了許久，議會閉幕以後，政府禁止揭載，新聞上例用「某重大事件」這個抽象的名詞。東京時事報知都三家新聞社，因爲公開暴露過一點消息，結果，時事科罰金四百元，報知和都也受了城火池魚之害。可是，在當時社會上，「某重大事件」這個符號，已成了公開的祕密；到現在，已是爆發後的火山，今後話題的重心，當然要移到：

藏相的態度和閣僚的意見

黑田的驕橫，緣於高橋藏相的寵遇。直至「帝人事件」發覺以後，其勢已成尾大不掉，高橋藏相，陷於投鼠忌器的窘境。一聲霹靂，舉世注目於政海中行將沉沒的一葉扁舟。這位老練的舵

手——高橋藏相，臨機成句，吐述自己的情懷：「鐘分金殿燭，山對月朗鐘。」

他表示自己淨潔如月，明朗似鐘，藏相的本懷，或者確是如此。可是站在責任的觀點上，自身立於大臣的地位，而次官以及各重要官員受賄瀆職，最低限度，也要負監督上失察的錯誤。十九日黑田次官被召喚收容以後，高橋即招掘切政務次官於官邸，協議善後處置。三日之內，即發表如左的任命：

藤井眞信 任大藏省次官

賀屋興宣 任同省主計局長

川越丈雄 任同省銀行局長

荒井誠一郎 任同省豫金部長

野津高次郎 任東京稅務監督局長

其餘還任命局長、課長、事務官及祕書官等九人。五月二十五日，在定例的閣議席上，聲明先整理大藏省內部，以安定人心爲第一，並要求各閣僚的諒解。

事態尖銳化的時候，齋藤首相發表談話，極力爲高橋藏相的責任問題作辯護。山本內相亦

主張藏相隱忍自重，不可輕易辭職。南遞相力主持靜觀方針。三土鐵相，更公言內閣絕對不辭職的強硬意見。林陸相守善意的中立。

深察高橋的態度堅持，似乎不是出自本懷，在第六十五屆議會以前，他即吐露老弱之軀，不堪久留之意；嗣因財閥各方慰留，以及各長老重臣的勸勉，始行打銷辭意。此次有意外的機會，若能擺脫重荷，亦屬不幸中之幸。查其所顧慮者，非個人進退問題，乃齋藤內閣之存亡問題，此或係態度堅決之真因。而綜觀各閣僚意見，大都欲圖維繫齋藤內閣，不約而同爲高橋聲援者，正乃「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齋藤內閣是否能繼續下去，決不能以主觀的設想而卜安危，當要環顧四週客觀的情勢，看看：

輿論的攻擊和各政黨的暗躍

打到老弱無能內閣的口號，已等於牧童的山歌。街頭巷尾滿貼標語，亦是司空見慣的事。黑田次官受賄瀆職事件發生，大藏省化爲阿鼻地獄以後，那更是如火上加油，反對齋藤內閣的空氣，籠罩了三島的全面積。

輿論方面的攻擊，除掉右翼報紙帝都日日新聞的社論占了一整頁，並且在別的報上登着

廣告兜銷而外，日日新聞是新聞界的少壯派，輿論中的法西斯紙，蘇峯生老翁，不免又要揮其生花之筆，爲未來的歷史上留下一篇考據。報知時事都三社，因爲違犯禁止揭載的法令，曾受過罰，遇見這樣陰慘鬱悶的政局，自然更要盡情暴露，一洩私憤。自命站在自由主義立場的朝日新聞，二十日社論的標題是：「官界腐敗墮落」，其中警句，有「取用浪人作次官而加以寵遇之高橋藏相，其責任孰謂之輕。」又有「官廳所備汽車，送迎大官作待合政治（待合者乃喚藝妓俯觸之地）的勾當，官吏良心上之痺癢，不得不矯正也。」二十二日的社論是：「對於政變的注意。」其中有一句絕妙好詞。「吝色的老人心理，以爲日本再不能組織三老人（三老人者齋藤、高橋、山本）以上的內閣，誠所謂過於自信，且侮辱我日本國也。」

與輿論的攻擊，形成正比例的，便是各政黨的暗躍。原來齋藤內閣，是一個非驟非馬的政治集團，齋藤首相，好似一個缺少天才的畫家，弄成「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局勢。各政黨虎視眈眈，早欲及時一試，逢此黑田次官「帝人事件」之千載一時的盛會，遂由偵察一轉而爲總攻擊。民政黨有志代議士於十九日派遣三代表，對於黑田及文部省疑獄問題，質問齋藤首相，二十日民政黨幹部講求對策，二十一日民政黨若槻總裁談，高橋辭職之日，便是齋藤內閣崩潰之時。政友

會若宮幹事長於十九日訪問大藏掘切政務次官，豫測政變之降臨。國民同盟於十九日在安達總裁邱開緊急總務會，發表責問政府聲明書，翌日並派四代表勸告齋藤首相辭職。右翼團體如明倫會者，亦發表宣言，警視廳恐右翼系諸團體，圖謀不軌，遂通知全國警備，並派特別守護隊，加重齋藤首相及高橋藏相官邸的防範。

貴族院批評齋藤內閣戀棧，並謂顧慮辭職後的內閣，更是作庸人自擾之夢。對於黑田次官「帝人事件」更有嚴厲的評判，謂此事件不單是對於國民影響很壞，即對於國外，亦是一大恥辱。樞密院方面，推測藏相難免於辭職。時至今日，齋藤內閣，在此風雨飄搖中的政海裏，或難得再僥倖的渡過；後繼的總揆，果將誰屬？則應分析其：

逐鹿中的政權

次期政權，將落到誰的手裏，在第六十五屆議會會期中，已經成了一個宿題，當時列舉的脚色，除了萬年候補的平沼、宇垣而外，尚有那五月十七日首途之第二次日美親善使節，刻在太平洋上的近衛公，最近就任樞府議長的一木，以及年逾古稀的清浦，乃至軍部少壯派的總帥荒木，都是政治漩渦中的人物。當時的齋藤繼任說，高橋說，證諸目前的情勢，早成明日黃花了。

一本已經就任樞府議長，打破歷史上副議長升格的慣例，一躍而爲天皇諮詢的最高機關的代表者，當然已經心滿意足了。近衛公遠在太平洋上，晨光夕照，頗足娛悅性情，遠勝於政海的風波。目前人氣集中的人物，祇是清浦、宇垣、平沼三人；荒木已成「孫山外」的人兒了。

清浦奎吾與明治名臣山縣有朋，交誼甚篤。氏爲熊本縣人，鄉中人士，均視爲準元老格的長者，每勸其自重，勿再試身手於政治舞臺，安送其餘生於光風霽月之中。今後清浦的動向如何，須視其心理的轉機怎樣以爲斷。

宇垣一成，刻充朝鮮總督，今日又盛傳東上之說，每次政變，宇垣無不身當其衝。他曾經充任過清浦、加藤、若槻三次內閣的陸軍大臣，原屬軍中的元老，因與荒木系水火不相容，以致軍中的威望，很受打擊。他的潛勢力，隱藏於政黨、財閥、貴族院方面，尤其是和政友會一部份「分立派」（即所謂反鈴木總裁派）更爲接近。宇垣的嫡系雖多，而敵人却亦不少。

平沼騏一郎，即現任樞府副議長者，此公渾身是膽，但未嘗一握總揆之威權，似有「宿志未酬心不死」之慨！平沼與軍部及法西斯派有不解緣，但甚不得元老重臣之歡，此次樞密院議長，於極祕密中更迭，平沼甚爲憤慨。就樞府議長問題來解說，可分善意與惡意二論。由善意言，一旦

使平沼升任將來準元老格之樞府議長，則從此失却做首相的可能性。由惡意言，此番打擊，乃是對於平沼不信任的空氣，充滿於元老重臣及一般政界的一個縮圖，這樣看來，後繼總理，將成爲一場春夢。

平沼和宇垣，對軍部的關係相比較，平沼全憑政治手腕，操縱籠絡於一時，宇垣則有歷史的關係。要之「血比水濃」，「假設荒木系不故意作祟，宇垣對於軍部關係，將日見濃厚，軍部對於平沼的信仰，或逐漸衰落。

最近林陸相主張陸軍應持國軍原來的立場，專在國防見地上着眼，對於後繼內閣，決不干涉，意重心長，或暗示軍部不應該採取對於任何個人攻擊的態度，林陸相之語，果能收效，則宇垣政治生命前途的障礙，無形中已撤去不少。

二十三日定例次官會議，大藏堀切政務次官，表明藏相對於疑獄事件，不得逃避政治上的責任，假非出於政治道德的觀念，則其「弦外之音」大有注意。近來政民聯合運動，雖逐見具體化，仍是同床異夢。政友會首腦部，最近確定非鈴木內閣，決不參加的態度，此或對於床次及久原派之大同團結運動，先籌一矢。齋藤內閣之政海風波，已是重重疊疊，演至黑田次官「帝人事件」，

總算是達到最高潮了。

一九三四，五，二六。東京。

新舊交替的日本內閣

張健甫

自一九三二年舉世所驚駭的「五一五」事件發生，結束了日本的政黨政治，齋藤大將即於五月二十二日受命組閣，藉所謂「非常時」之美名，日周旋輾轉於軍閥與政黨的夾攻之中，維持其不倒翁之壽命，卒以黑田事發，綱紀問題，爲舉國所矚目，不得不於月之三日掛冠而去。繼其任者，爲會兩任海軍大臣之岡田啓介。

一 齋藤內閣解體的經過及其治績的檢討

齋藤內閣的本身，本爲一非驢非馬的混合組織，沒有真實的基礎，也沒有真實的力量；標榜「舉國一致」的美名，既不能不相當聽命於政黨，又不能不低首下心於軍部，故自成立之初，即呈風雨飄搖之狀。六四會議初開時，政友會爲圖重建政黨政治，即予齋藤內閣以有力的抨擊，其後在會議的過程中，則集中衆矢於高橋的一身。幸當時軍部以齋藤頗可利用，予以維持，而得以不倒。到六五會議時，形勢更趨惡劣。政黨既竭全力以攻軍部，軍部亦以紀綱問題，揭開政黨政治的黑幕，雙方劍拔弩張，短兵相接，卒之荒木稱病，中島下野，鳩山引退，一時而商、陸、文三相同時去。

職，內閣運命，不絕如縷。幸而林銑十郎繼陸相之任，而荒木一派，氣餒爲之稍低，文相一席，則由首相暫時兼任，就此馬馬虎虎，渡過難關，於是齋藤博得「不倒翁」之雅號。

六五會議既畢，齋藤鑒於政黨與軍部之水火益深，四周之空氣愈劣，一時頗有隱退之意，乃於四月一日訪問西園寺公，請示總辭職之可否。西園寺公謂：「現在若宜告隱退，今後前途實難想像，君能忍心逍遙於山野麼？切不應做出這樣無責任的舉措。」（一）西園寺公這般話，一方面是不願意軍部政府之出現，一方面又深知政黨沒有重新組閣的可能，另組混合內閣，一時也頗難決擇其繼任人選，故教齋藤忍耐下去。齋藤得此有力之支持，即決定維持現內閣的命運，打開非常時的政局。然而日薄西山之魯陽揮戈，究竟是千古夢想的神話，不久而「帝人事件」發生，黑田英雄以堂堂藏次，於五月十九日清晨由警吏傳訊，一變而爲階下待決之囚。齋藤、高橋以用人失察之咎，自然爲反對者衆矢之的，於是甫告平靜的政潮，又掀起軒然大波，輿論的攻擊，政黨的活躍，軍部的囂張，一時打倒貪污老弱無能的內閣的空氣，籠罩了海上三島，閣僚方面雖力持「隱忍自重」，「沉機觀變」，冀苟延殘喘於萬一，卒因聽取小山法相七月三日之最後報告，齋藤內閣，卽於是日提出總辭職，宣告其壽終。

也許有人要問，齋藤內閣既屢遭政黨與軍部的夾擊，其本身又無真實性，何以能維持至兩年之久而不倒呢？事實非常明顯，即政黨與軍部兩方誰也沒有單獨組閣的可能，而兩者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又不能不有協作內閣的出現，而元老重臣對於兩方，均有不滿之意，齋藤內閣遂得於此夾縫中滋生長育，屢遭風波而不墜；其主要的原因，則為「食」非常時「三字之賜，蓋非常時一日不消滅，則政治一日不得回復常軌也。」（二）

齋藤內閣在其兩年零一月的過程中，其最大的治績，厥為造成「滿洲國」及進而使「滿洲國」稱帝，標榜亞州的門羅主義，而退出國際聯盟。

其次，則為海陸軍備的擴大，決定海軍第二次補充計畫，其經費為七萬六千萬元，擬於三年間建造軍艦三十四艘，航空隊增至三十九隊，陸軍方面亦決定於五年內增加軍用品補給費八萬七千八百四十九萬元，並增派四師兵額，常駐滿洲。而今年全年的軍事預算，竟佔其全部總概算之半數，至十四萬萬元以上。其應付一九三五—三六年的危機來臨的準備，確有相當的成功。復次，則為半年多以來，廣田登臺之後，高唱協和外交，已把焦土外交的孤立頹勢，相當挽回，日美矛盾固無法根本消除，而暫時協調，頗可緩和太平洋上緊張的局勢，以便專心於圖華與對

俄。

此外，則無可稱述者，如支出七萬萬元之農村救濟費，大半多入於金融資本家及國內製造企業家之手，而農民之貧困，日益加甚。肅清國內之革命運動，破獲「非常時」之共黨，而國內青年思想，反益左傾，即滿洲戍兵亦有譁變事件。予法西斯以制裁，則對五一五事件之主動者以不了了之，而內閣本身即聽命於與法西斯有密切關係的軍部。其最足以增加日本民衆的負擔者，厥爲鉅額公債之盡量增加：齋藤登臺時之日本內債，爲四十九萬八千六百萬元，至今年四月已增至六十七萬二千四百萬元，設政權繼續至明年，則擬增加至七十三萬六千七百萬元，連外債計算已逾一百萬萬。這鉅額的公債，與上述龐大的軍備費，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吮吸日本人民的血汗嗎？

二 岡田內閣之產生及其施政之方針

當「帝人事件」發生，黑田藏次下獄，內閣崩潰在即時，各方對繼任內閣之逐鹿，真是廣開圍場，洋洋大觀，其呼聲最高者，則有現任朝鮮總督的宇垣一成與現任樞府副議長之平沼騏一郎。宇垣爲清浦、加藤、若槻三次內閣的陸軍大臣，與政友會頗密切，以三菱財閥爲後盾，論其勛爵

名望，頗够資格，而以遭軍部反對，於是拉出平沼騏一郎與之對抗。平沼雖與軍部及法西斯有不解緣，顧不得元老重臣之歡心，此外，如清浦、一木、近衛公以及大命再降齋藤說，一時均甚囂塵上。然結果則都是一場春夢，經過西園寺公四日入宮之重臣會議，霹靂一聲，岡田啓介組閣之大命以降。

岡田於昭和二年田中內閣時代及七年五月齋藤內閣時代曾兩次任海軍大臣，在海軍中之地位僅次於東鄉元帥，雖其過去無彪炳的功業可稱，然亦無令人指摘的大過，其人與齋藤氏頗爲相似。

據日本馬場恆吾氏在其齋藤內閣論中說：「假使不能產生政黨內閣，則代齋藤內閣而生」的乃是其他超然內閣。其內閣的首腦也許較齋藤還要優秀的人物，但就過渡期的內閣這一點說，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又說：「若將廣田、高橋也收羅到超然內閣之內，那就失去了打倒齋藤內閣而成立其他內閣的本意了。」（三）真的，岡田內閣與齋藤內閣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甚至可以說岡田內閣即是齋藤內閣的持續，高橋雖去，而其財政政策並未變更，重要閣員中，不但廣田繼任，即海、陸兩相亦復留職。是打倒齋藤內閣的本意已經完全消滅，質言之，所

謂內閣改組，不過換湯不換藥的玩意而已。且據時事新報東京三日電稱：繼任首相須具有左列各種條件：

- (一) 有財力能應付明年度之鉅大軍事預算者；
- (二) 對軍閥與財閥之抗爭，若不能兩全其美，至少亦須能調和雙方者；
- (三) 能行廣田外交，不致增加國際之反對者；
- (四) 能繼高橋之財政政策者。

右一、二兩項爲齊藤坍塌之致命傷，三、四兩項則爲齊藤內閣精神的持續。假使說岡田內閣有異於齊藤內閣的話，那便是閣員中一部份人選的不同而已。

又據五日申報東京電：岡田新閣之組閣方針，決定以防備一九三五、六年的危機，當以國防外交爲其第一主義，一方面仍須尊重政黨，凡屬政、民兩黨以及各方面之人材，均須羅致，而造成其「舉國一致」之協作內閣爲其方針。這不但施政的綱領與齊藤同，就其組織上所謂「舉國一致」的一點，亦與齊藤內閣初無稍異。而既不能不對政黨虛與委蛇，又不能不仰承軍部的鼻息，更與齊藤同出一轍。據六日申報電通社東京五日電：軍部提出支持岡田大將之條件，爲解決

滿洲問題，充實軍備，擴充空軍，刷新教育農村對策，思想對策，農村負擔之均衡，民心安定政策，財政及其他制度之改革等，岡田大將似已承認其要求云云。果爾，則岡田內閣爲軍部的傀儡，已毫無疑義。同日華聯社電，岡田組織方針，以官僚爲主，政黨作陪，則今後日本政黨之日趨沒落，卽爲軍部愈益擡頭的反映。同時，齋藤時代重波疊浪之政潮，將重演於岡田任內，亦爲意料中的事。又軍部以岡田於倫敦海軍會議之際，其言動頗爲憲政派所稱許，認爲岡田有傾向憲政，妨礙武力開拓之嫌，因此，對岡田頗有不滿之感，或爲岡田前途，預伏隱憂，亦未可料。

總之，岡田內閣無論其在組織上、政綱上、性質上均爲齋藤內閣的化身，已是毫無疑義的鐵一般的事實。

三 岡田組閣後英日美海軍的競爭與日本對華外交之急進

抑岡田內閣有甚於齋藤者，厥爲英、日、美三國海軍之競爭平等，與對華外交之急進。

海軍問題日本屢屢反對五五三之比例，而倡言建立平等之軍備。實際日本所倡言之平等，卽事實上的絕對不平等，美國自謂有太平洋、大西洋兩面之廣大海面，英國則以屬地遍於五洲，日本僅太平洋之一面而已。然而，日本自強佔我東北四省後，已有從大陸政策轉變到海洋政策

的趨勢，爲參加明年之海軍會議，準備擴大海軍軍備，岡田組閣實有此種重大使命。故岡田拜命之消息甫經傳出，而華府方面大爲驚異，據六日申報所載國民社華盛頓五日電稱：「據消息靈通之觀察者表示，岡田大將此次組閣之意義，爲日本之擴大海軍要求將積極進行，而此種要求對於海軍軍縮會議前途將大有妨礙。」則知岡田拜命，實大有促進一九三五、六年危機之加重的可能，而必以急進的恣態，與美、英角逐，甚爲明顯。而此後征服中國將以海軍爲主力，從事於中國海防與江防之控制與封鎖，乃爲必然的手段。

關於外交政策，當然繼續廣田之協和外交，卽曲意聯美，一面拆散英、美聯合對日壓迫的戰線，一面拆散美、俄的結合，以從事於征俄與獨吞中國的準備。其獨吞中國的路線，勢必實現「四一七」之聲明，以驅逐歐、美之勢力，而置中國於其保護之下。

如上所述，則知岡田組閣，決不是日本偶然的政變的結果，而是有事於太平洋的徵兆，質言之，卽爲獨霸亞洲，鯨吞中國的徵兆。吾人處此強鄰窺伺的嚴重危機中，其將自拔自振作怒吼之醒獅乎？抑將俯首貼耳作無抵抗之羔羊乎？是在國人之自擇。

（一）見時事類編第二卷十三期馬場恆吾齋藤內閣論。

(二)引自七月六日時事新報社評。
 (三)同註一。





日本中層階級的現狀及其前途

符濬塵

一 引言

今日的資本主義把日本的國民劃爲上下兩層，同時亦產生出所謂中層階級。中層階級，在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的對抗之下，進既不能爲資本家，退亦不得爲勞動者，顯然站在很可憐的地位。

站在很可憐的地位的日本中層階級，到底現狀何如？組織怎樣呢？這裏，我便打算加以一番敘述。

不過，本文所謂中層階級，到底是指的什麼人？包含什麼份子？在沒有入本文之先，我覺得還有一說的必要。

這個問題，當然是一個概念的問題。關於中層階級的概念，現在還沒有一定的界說。有些說：所得額由二千七百馬克至八千馬克，或有財產十萬馬克者，爲中層階級（壽摩拉博士主張此說）；有些說：有家族二人以上八人以下，而月收在六十元以上二百五十元以下者爲中層階級

〔日本東京府大正十一年調查即以此爲標準〕；亦有人說：「有普通教育以上……多少做些精神的勞動，或指導和監督肉體的機械的勞動，而得中等的收入，且有中等資產者，」爲中層階級。前二說近於機械式的規定，往往因各國生活程度的高下而異其標準，故不足爲中層階級適當的界說。第三說則嫌過於含混，所謂「中等收入，」所謂「中等資產，」究以何物爲標準，亦頗不明。

其次，比較合理的一說，便是把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除外，凡不屬資本家、不屬地主、亦不屬無產階級者，都歸到中層階級的範圍。換句話說，就是除了上層階級——「即持有社會的生產手段，僱傭工資勞動者，而榨取其剩餘價值」的資產階級及「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高級官僚軍閥，與下層階級——即「自身沒有生產手段不得不出賣其勞動以換得生活資料，而被資產階級榨取」的無產階級之外，均屬中層階級。本篇所述，即以此說爲根據，故日本之自耕農、半自耕農以及漁戶之大部分，中小商工業者、手工業者、低級官佐、軍人、教員、僧侶、自由職業者等，都在本篇所指的中層階級之列。

二 日本中層階級的現狀

A. 中層階級的人數 這裏，先從日本中層階級的人數說起。日本中層階級的人數究竟若干，日本目前還沒有正確的統計。因此，我們只好由大體上來估量了。

關於估量的方法，因中層階級的人數既沒有正確的統計，所以我們便不得不依上述的範圍來估量，換句話說，即是我們先檢查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的數量，然後再算出中層階級的人口。

甲、上層階級

1. 資本人家——屬於資本人家階級的人口，日本亦無精確的記載，但以昭和四年大藏省調查的個人收入表為標準，則該年度繳納所得稅的人數共計九十五萬七千四十六人；此九十五萬餘人中，假定年收三千元以上者為資本人家階級，則該階級的人口尚不足三十萬，若再加其家族，以一人有家族五人（連其本人共為六人）計算，總共約有一百八十萬人。

2. 地主——假定有三町步土地以上者為地主（依時事年鑑的估計），昭和二年度的總數不過三十九萬二千戶，再加其家族，平均以每戶有家族六人計，總共亦不過一百九十六萬人左右。

3. 代表資本家及地主階級利益的上級官吏軍閥——上級官吏的人數，依大日本帝國統
計年鑑記載，昭和五年末，計勅任官一、三四七人，奏任官一四、〇五七人，判任官一一一、五
九一人，總共僅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五人。至於軍人方面，目前尙查不出高級軍人的確數，但連
低級軍人在內，在昭和五年末，准士官以上者，陸海軍共計亦不過二萬五千四百十六人而已。

乙、下層階級

所謂下層階級的勞動者，依日本內務省社會局調查，昭和七年六月末的人數，計工場勞動
者一、九七六、六四四人，鑛山勞動者一八八、三一二人，運輸交通通信勞動者五一一、七
八一人，日傭勞動者及其他一、九四三、三四三人，共計四、六一九、九八〇人。此中除約近
二百萬不負扶養家庭義務者外，其餘二百六十一萬九千餘人中，更有夫婦、父子或兄弟的，這些
有家族的勞動者所須贍養之家族人口，每家平均爲三人半；不過其中也有同爲勞動者的。故今
假定有家族的勞動者約二百二十二萬人，連其不勞動之家族約三倍半，共計約一千一百十萬
人。再加之不負贍養家庭義務之二百萬人，總共約有一千三百十萬人。這便是日本本國所有無產
階級的概數。

依上大體計算，日本本國上層階級及下層階級的總人口，約一千六百餘萬人。由日本本國總人口約六千萬人中，減去上下層階級一千六百餘萬人，所餘四千三百萬人，大體上便是中層階級的人數。

依上估量，日本的中層階級人數，約佔上下層階級的二倍半。這種估量當然不能說是正確的。精密的統計，不過，由大體上看來，中層階級的人數佔日本本國總人口的大部分，却是不能否定的事實。

B. 中層階級的苦境和沒落

日本中層階級的境況怎樣呢？我們先說佔中層階級最多數的農民吧。

日本農民的生活怎樣呢？我們只要看看這幾年日本主要農產物價格的暴落，便可看見日本農民困苦的一斑了。

茲將日本數年來主要農產物價格下落表錄下：

主要農產價格下落表（單位元）

昭和四年（一九二九）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

白米	二九·一九	二七·三四	一八·四六	二〇·八六
大麥	一〇·五八	八·一八	六·三三	
小麥	一八·四四	五·七四	三·八二	
春蠶	七·五八	四·〇二	三·一三	二·三八
夏蠶	五·六二	二·〇六	三·一四	
秋蠶	六·〇六	二·一六	二·九五	
冬蠶	六·八五	一·九八	三·〇八	

以上僅就主要農產物而言，其他農產品如甘藷、馬鈴薯等，據東京「卸賣市場」報告：昭和四年，一貫甘藷售三角一分，昭和六年僅售一角六分，同樣，馬鈴薯售價亦由每貫三角五分跌為一角三分。總之，蔬菜、果實、花卉等農家生產品的價格，都已同樣地暴落。

農產物價格的低落，往往暴跌到農產品的生產費之下，據日本農林當局的調查：一石米的生產費約需二十元五角八分，但平均每石賣價——以由農民賣給商販之市價計算，平均每石僅可售得二十元，此中，農民售出一石米便損失了生產費五角八分。這樣的損失，農民自然非負債不可，所以，據一般推斷：今日日本的農民，有三町土地者，平均每戶之負債額總在千元以上，有三町地的農民尚如此，其餘所有地一町未滿的農民更不消說了。

其次，我們來說薪俸生活者的苦況吧。

第一，映到我們目簾的，便是薪俸生活者的薪水，大有次第減少之勢，據昭和六年五月一日「公司銀行定期採用狀況調查」日本全國，有資本一千萬元的公司銀行四〇五家中，其所採用之職員二、五六九人的初任薪水，有如下表（單位元）

年次	職務	每月薪額			平均
		大學畢業	專門學校畢業	中學校畢業	
一九二九年	事務者	九五・九二	七九・九二	五一・一三	七五・六六
一九三〇年	事務者	六九・四五	五八・八九	三七・〇一	五五・一二
一九三一年	技術者	七七・七五	六四・八五	三八・八六	六〇・四九
	事務者	六三・八二	五二・九五	三五・五六	五〇・七八
	技術者	七六・一三	五九・九六	三六・六五	五七・五八

依上表所述，平均每月薪額，一九二九年為七五・六六元，一九三〇年已降為五五・一二元，一九三一年且降為五〇元。這種逐年減少的趨勢，一方面，表示資本階級對於中層階級的加緊剝削，同時，亦即表示知識份子的中層階級之窮途，一步一步地踏入無可奈何的境域。

第二，我們再就薪俸生活者的生計來考察吧。下列二表便是很好的材料：

薪俸生活者每月每家平均總支出（單位元）

	全	八〇圓未滿	一二〇圓未滿	一六〇圓未滿
一家平均人數	四・一七人	三・三六人	三・九三人	四・二七人
總支出額	二二三・五四	一二七・五四	一九〇・一六	二五二・二七
(一)實支出總額	一二四・三四	六九・六四	一〇二・二八	一二三・八一
a 飲食物費	四〇・六一	二六・四三	三六・二六	四三・一二
b 住居費	二二・八四	一二・四七	一九・五九	二四・六一
c 光熱費	五・六六	三・九三	五・一二	五・九四
d 被服費	一七・一八	九・五四	一四・〇六	一八・六二
e 保險衛生費	七・六八	四・六六	六・三八	八・六七
f 教育費	二・三六	〇・二四	一・二五	二・一四
g 公課及其他負擔費	一・四一	〇・六一	〇・九〇	一・三六
h 交際費	一〇・二九	四・七三	七・六二	一一・〇三
i 修養娛樂費	六・〇三	二・四九	四・六七	六・七八
j 其他	一〇・二八	四・五九	七・四三	一〇・五四
(二)實支出以外之支出	一〇九・二〇	五八・一〇	八六・八八	一一九・四六
a 餘留	五六・四三	三四・八五	四七・八四	六〇・七九
b 貯金	二一・七九	六・六三	一三・六五	二四・七〇
c 集金納付	一・四一	〇・六一	一・〇九	一・六九
d 保險金	三・四五	一・三五	二・四二	一二・八八
e 貸出金	二・〇五	〇・二六	一・二二	一・三八

薪俸生活者一家一箇月平均總收入表(單位元)

f 贖當金	〇・〇五	〇・〇六	〇・〇三	〇・〇六
g 完債	二・八五	一・三五	二・五六	三・一六
h 拆賬	二〇・二六	一二・三八	一七・四五	二二・〇七
i 其他	〇・九一	〇・六一	〇・七二	〇・七三
一家平均人數	全	八〇圓未滿	一二〇圓未滿	一六〇圓未滿
總收入	四・一七人	三・三六人	三・三九人	四・二七人
(一)實收入總額	二三三・五四	一二七・七四	一九〇・一六	二九二・二七
A 勤勞收入	一三七・一七	七一・六二	一一〇・一四	一四九・二二
1. 家主收入	一一六・一六	六五・九一	九六・一八	一二六・二〇
2. 家主配偶者收入	一〇九・六五	六四・六九	九二・二六	一一九・七三
3. 家族收入	三・七六	〇・九四	二・四一	四・四八
B 勤勞以外之收入	二・七五	〇・二八	一・五一	一・九九
1. 出租房間收入	三〇・〇一	五・七一	一三・九六	二二・〇二
2. 財產收入	〇・四八	〇・〇八	〇・六五	〇・五八
3. 受贈	五・二二	〇・四四	二・三三	六・一七
4. 其他	一一・八八	四・八九	九・四七	一二・八一
(二)實收入以外之收入總額	三・五〇	〇・三〇	一・五七	三・七六
	九六・三七	五六・一二	八〇・〇二	一〇三・〇二

1. 殘存	五五·九一	三四·四七	四七·五九	六〇·六五
2. 貯金取出	一四·六九	六·五三	一〇·三二	一四·九〇
3. 集金領取	〇·六九	〇·四七	〇·五八	〇·五七
4. 保險金	〇·一二	〇·一〇	〇·〇九	〇·一四
5. 貸出金收回	一·七四	〇·四六	一·三〇	一·九七
6. 典當	〇·〇三	〇·〇五	〇·〇三	〇·〇三
7. 負債	二·三八	一·二九	二·一四	二·五六
8. 除賬	二〇·二〇	一二·五六	一七·五三	二一·七六
9. 其他	〇·六一	〇·一九	〇·四六	〇·七四

依上二表觀察，薪俸生活者的收入總額與支出總額，顯然是均衡的。不過，這種均衡僅是一種簿記式的均衡而已。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在他們的收入中，典當負債及除賬等等亦屬其總收入之一部分，這就是說，我們是在典當和負債及除賬等等狀況之下維持收支的均衡，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在典當和負債及除賬等狀況之下生活着。

中層階級這樣的生活狀況，必然的日趨沒落，自屬意想中事。據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八月日本東京市社會局以淺草一帶為中心的無業浪人調查，被調查的六百零二人中，真正由勞動階級沒落者僅四十人左右，其餘五百五六十人都是農民、獨立營業者、手工業者、薪俸生活

者及知識份子等中層階級。

由上述各種事實來觀察，今日日本的中間層大眾是怎樣窮乏化和怎樣沒落，亦可想見一斑了。

三 中層階級的組織

窮乏化的日本中層階級，擁有龐大的人口，若有嚴密的組織，當然是一種不可蔑視的勢力，不過，這種勢力的表現，却要視其組織如何為斷。那末，日本中層階級現在的組織怎樣呢？目前我們所看見較有聲色的，顯然有二種形態，一個是產業組合，一個是薪俸生活組合。

A. 產業組合 產業組合的目的，本來是中小產者一種合作的經濟組織，日本農村中除可以歸入無產階級的佃農及一部份有階級意識的農民加入無產階級陣營外，其餘一般農民大部分都歸入這種組織。產業組合的加入者並不限定什麼職業，不過，現在日本却以農業者佔最大多數。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日本職業別組合員數及其成分如左：

年 度	調查組合數	農 業	林 業	工 業	商 業	水產業	其 他	計
一九三〇年	一三、一六一	三、四三、九五五	八、〇六一	三三、六三三	三、三〇七	六、三三三	三、七三三	四七、三〇九

職業別組合員數百分比例表

年 度	百分率						計
	農 業	林 業	工 業	商 業	水 產 業	其 他	
一九〇四年	八〇・四	—	四・七	九・五	二・四	三・〇	一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	八二・八	〇・一	三・七	六・六	一・八	五・〇	一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七四・五	〇・二	四・七	九・七	一・七	九・二	一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七三・九	〇・一	四・八	一〇・一	一・八	九・三	一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七三・二	〇・三	四・八	一〇・五	一・八	九・四	一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七三・二	〇・二	四・九	一〇・八	一・八	九・一	一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七三・〇	〇・二	四・九	一〇・九	一・八	九・二	一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七二・六	〇・二	四・八	一一・一	一・九	九・四	一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七二・二	〇・二	四・九	一一・二	一・八	九・七	一〇〇・〇

依上二表，農業的組合員，竟佔了總組合員人數的百分之七二・二，為產業組合中之最多數。今再就這些最大多數的農業組合員中，分析其份子，則其結果有如下表（日本產業組合中
 央金庫昭和七年六月末日本全國調查）。

地 主	組合區域內戶數		組合員	
	百分比	同 百分比	百分比	同 百分比
一六三、一七七	四・一	一一七、四九四	四・一	

自耕農	七〇五、三六六	一七・五	五五一、八二三	二三・〇
半自耕農	一、〇四一、九八四	二五・八	七六〇、九四六	三一・七
租戶	七六四、二一〇	一八・九	四七二、一五一	一九・八
其他	一、三五八、四七九	二三・〇	四九八、〇〇一	二〇・七
合計	四、〇三三、二一六	一〇〇・〇	二、四〇〇、四一五	一〇〇・〇

照這個表看起來，組合中且含有若干地主階級的份子，這種產業組合，當然不能說是純粹的中層階級的組織，不過，地主人數的比率，僅佔百分之四・八，中層階級還是佔着絕對的最大多數，組合的中心仍為中層階級，在這個意義上，產業組合仍不失為中層階級的一種經濟的組織。

B. 薪俸生活者組合 中層階級的組織，除上述產業組合外，另外一個形態便是薪俸生活者組合。參加人員，前者以農村中層階級為多，後者却以城市商店職員及律師新聞記者等中層階級為主。

薪俸生活者組合，比產業組合，多少總積極些。不過，薪俸生活者到底不能與一般勞動者比，因為他們階級意識總比較薄弱，利害關係亦未必一致，所以他們的組合總缺乏勞動組合那樣的團結力及永續性。薪俸生活者之有組合，在日本還是大正八年（民國八年）的事。最初是組

織一個所謂日本 S·M·U (Salary Men Union) 的團體，其後，大正九年又有所謂全國打字人組合，全國通信從業員組合，教員組合啓明會，工人俱樂部及大阪商工青年團等組織，相繼出現。不過，當時還沒有什麼活動，自從大正十二年東京日本電氣公司職員所組織的「蒐星會」於十三年七月與該公司職工所組織之日本勞動總同盟關東鐵工組合三田支部同盟罷工，與勞動組合造成強固的聯合戰線以來，便大肆活動了。大正十四年六月有神戶 S·M·U 組織後，一直到大正十五年爲止，東京、京都、大阪、橫濱及山崎等都有同種組織繼續發生，大正十五年末，更組成日本俸給生活者組合聯盟，以爲全國各組合的統制機關。在這個時期，薪俸生活者的運動，在與勞動農民黨攜手之下，真可謂「轟轟烈烈盛極一時了。」可是自昭和三年春受政府的禁止以來，薪俸生活者的組合運動，即一蹶不振。有些是早即消聲息影，有些却是名存實無，有些則變換其組織，暫保殘喘。現在所存在的薪俸生活者組合，據日本官廳的報告，昭和五年末約有下列十二個，茲列表如下：

日本薪俸生活者組合調查表

所在地

組合名稱

所在地

組合名稱

東京	全國俸給生活者協會	東京	全國俸給者組合評議會
東京	全國俸給生活者組合	東京	關東映畫從業員組合
東京	工友同志會	大阪	全國S.M.U
東京	關東俸給者組合	大阪	大阪俸給者組合
東京	日本一般使用人組合	神戶	神戶俸給生活者組合
東京	東京映畫說明者向上會	名古屋	名古屋俸給者組合

上表共計組合十二個，組合員約三千人。此外尚有組合之支部八個，加入人員約四百人。一組合之加入者，多則七百人，少則僅有十人左右。組織份子，除「東京映畫說明者向上會」及「關東映畫從業員組合」係由同業者組織外，其餘則包含公司職員、銀行職員、工場事務員、商業使用人、新聞記者等各種俸給生活者，且著述者及律師等自由職業者亦得加入，完全是一種混合組織。

四 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第一便看見日本中層階級，在人口上，則擁着龐大的數目；在生活上則日趨貧窮和沒落；在組織上則缺乏堅強性與永續性。在現在的情勢下，我們並不見日本中層階級在積極的意義上有所發展，一方面自然基因於中層階級動搖的本性——中層階級的階級

意識；同時，亦可歸因於日本特殊的事情及傳統的封建思想之存在。

那末，日本中層階級的組織，會永久這樣下去，不會轉換方向，不會有更積極的發展嗎？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日本的中層階級已踏上沒落的窮途，現在亦正在這條沒落的道上前進，這樣情境，現在已使他們開始感到在資本主義下不能生活了，他們再亦不敢做着「日本資本主義繁榮期再來，愉快的生活會輸到他們身上」一類的酣夢了。他們並不敢有奢望，他們只願「不要借債度日」，便是最大的幸福，然而在今日的情勢之下，到底有使他們滿足的可能嗎？這層，他們亦開始感得了。所以中層階級的份子中，有些現在是投進社會革新運動了，有些却正在徘徊，茫茫於自己的進路。——這，當然是日本中層階級運動前途將起變化或分化的表現。但是，這種變化，將使日本中層階級走進法西斯主義之路還是走上社會主義之道呢？這却是很有興味的問題。

五月十六日於帝大圖書館

日本法西斯蒂運動與天皇主義

周憲文

「治亂世，用重典。」這是我國的一句「老話」。暴力獨裁政治，其所以常見於亂世，就是這句「老話」可靠的證明。我們雖然不能武斷蘇俄的無產階級獨裁與意大利的慕沙里尼獨裁，完全是歐戰的結果，但是誰都不能否認其與歐戰有關。因為歐戰時俄國社會的混亂與歐戰後意大利社會的不安，終於在俄國造成了無產階級獨裁的制度，在意大利造成了慕沙里尼獨裁的局面。

一九二九年以來的世界經濟恐慌，一般的國家與人民，無不弄得焦頭爛額；惟有暴力團體，盛極一時；獨裁運動，遍及全球；各國的中間政黨漸趨銷沉；左右兩翼的極端政黨，則虎虎有生氣；試以日本為例，自去年五月十五日首相犬養毅被刺以後，法西斯蒂運動漸次得力，數十年來的「憲政常道」終被破壞。而向在暗中活動的共產黨，近亦漸次表面化而有東京大暴動的計劃。

(註一)

關於日本共產黨活動的情形，容有機會，另文詳述；至於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的現狀，國內各

種雜誌，也已連篇累牘，毋庸再來介紹；不過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的特質，實以天皇主義（*Mikaddoism*）爲中心，與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運動，大異其趣；精確的說，日本的法西斯蒂運動，應稱爲天皇主義運動，關於此點，論者極少，茲就管見所及，略述如左。

一 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的特質

我們要明白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的特質，先須了解法西斯蒂（*Fascisti*）的意義。按 *Fascisti* 一字，原由意大利字 *Fascio* 轉變而成；而 *Fascio* 則又導源於拉丁文 *Fasces*。考 *Fasces* 爲古羅馬執政官前侍從武士所荷儀器之一種；因爲這種儀器是用斧與許多木桿綁束而成的，故轉爲 *Fascio* 而成縛結的意思。一九一九年三月，慕沙里尼在米蘭組織一以武人爲基礎的政治團體，取名爲 *Fascio*，並以羅馬的 *Fasces* 爲此團體的徽記；蓋用以表示參加者的團結。自此以後，就其整個組織而言，則稱之爲 *Fascisti*。後來因爲慕沙里尼領導下的這 *Fascisti*，在意大利獲得了政權，所以「法西斯蒂」就成了政治學上的一個專門名詞。

法西斯蒂這名詞，雖已產生了十餘年，且已成了政治學上的專門名詞；但是什麼叫做法西斯蒂呢？這不但尚無明確的定義，也無一貫的理論基礎。去年六月十三日大公報載同月十一日

羅馬電訊云：「意大利現在編製百科全書，書中法西斯蒂一條係慕沙里尼親撰。氏對於法西斯蒂主義一字詮釋爲「道德的有歷史性的反對個人觀念的生活，在此項生活中，個人不能脫離社會環境及其傳統。」氏認爲「法西斯蒂主義與僅爲空疎的懷疑主義或物質主義適處於水火地位；蓋法西斯蒂主義顯然爲確定的積極的主義，爲政府與祖國較高的利益計，企圖發揮紀律與個人活動（此二者均係代表道德性之實際）而以能繼續進步爲條件。」我們看了這段文字，不但不能明白認識法西斯蒂是什麼，反而增加了模糊的印象。又「據日本學者佐佐弘雄氏一九二四年出席於羅馬法西斯本部之記憶，則曰：彼黨有數的理論家某氏，公然向大眾聲稱吾輩忙於實行，理論之基礎尙未能完全構成。」（註二）雖然有人舉出各種所謂法西斯蒂運動的特性，例如國家至上主義、政治獨裁主義以及暴力是認主義等，（註三）但試問此種特性出於何典，則其唯一的答案，爲法西斯蒂主義的首創者慕沙里尼正在意大利如此實行也。因爲意大利慕沙里尼的一舉一動，就是法西斯蒂運動的經典，所以法西斯蒂主義，直截了當可以稱爲慕沙里尼獨裁主義。意大利法西斯黨的黨員，知祇有黨魁慕沙里尼，早置意王於度外。而慕沙里尼也祇提及「法西斯蒂主義顯然……爲政府與祖國較高的利益計，企圖發揮紀律與個人活動。」

並無提及爲擁護意王起見。

但是，這在日本就不然，近來日本一般的所謂法西斯蒂運動，由其表面看來，雖頗與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運動相似，至其中思想，實在於天皇主義。明白的說，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運動，是以慕沙里尼爲中心，而日本的法西斯蒂運動則以日本天皇爲中心；這是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的特質，爲吾人必須特別注意的一點。二月二十日哈瓦斯社巴黎電：『小日報訪員訪問日本國家主義協會祖國會會長奇達（譯音）獲有奇特之宣言，據云日本國家主義運動，並非法西斯蒂主義，亦非國家社會主義，乃以天皇爲中心之健全的傳統政策之復興，其以現代主義爲名之弊害，必當鏟而去之，日本人民之國家意識，現已臻於發達矣。』（註四）又如日本明治大學教授赤神良讓在現代雜誌四月號上，曾經發表一文，題曰法西斯蒂主義與愛國運動。謂：『日本社會內之民族中心主義者，同時即爲人種中心主義，又爲國民中心主義。而三者之中樞，則爲天皇中心主義。』（註五）（此外，作者還記得在某外國雜誌上，看到過日本某左傾政黨的宣言，意謂天皇之於日本，乃有其不可思議的魔力，日本的許多社會運動，實帶有濃厚的天皇主義的色彩；末了並勉其同志不應以天皇爲一空洞的首領，而等閑視之。）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的特質，其以天皇主義

爲中心；以上兩段引文，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

二 日本天皇主義的表現

日本法西斯蒂運動，其以天皇主義爲中心，不僅上述兩段引文可以證明；這種事實，歷歷可數；茲就日本法西斯蒂運動中之天皇主義的表略現述如左。

國本社 目前日本的法西斯蒂運動，五花八門，派別紛歧，團體之多，當以數百計，其中勢力較大的，當推國本社。該社首領爲現任樞密院副議長男爵平沼騏一郎，理事爲三井財閥池田成彬前陸軍總長宇垣一成、前司法總長原嘉道、前海軍部長加藤寬治及前所謂關東廳長官山岡萬之助等。據去年五月中旬東京日日新聞所載，如現任陸軍總長荒木、參謀次長真崎及軍務局長小磯等所謂「皇軍中堅」者，皆與該社有歷史的關係。又在去年五月十五日犬養毅被刺以後，新聞界有由平沼繼起組閣的消息。由此可見其聲勢之浩大。惟就該社的內容而言，不但其關係者，是所謂「皇軍中堅人物」，而其行動，也以天皇主義爲其指導精神；試觀該社創立宣言內有謂：「……明治維新以來，雖云人文開拓，學術增進，然而……奇矯過激之說，已掃盡溫良恭讓之俗，世道衰微，人心日非，遂以追隨模倣成性，而絕獨立創造之跡……今應努力於國民精神

之涵養與振作，以鞏固國本，苟非發揚國體之精神，則國家民族之前途，靡知所終，謹誦先帝之遺訓，拜讀陛下之聖諭，詢戰兢不已，愛求同志於天下，以赴國家民族之急。」所謂謹誦先帝之遺訓與拜讀陛下之聖諭，乃充分的表示了天皇主義的指導精神。

新日本同盟

此派以下中彌三郎氏領導下之國民社會黨爲中心，其幹部人物有山勞農大衆黨脫退的神田兵三及半谷玉造等；其加盟團體有經濟問題研究會、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愛國勤勞黨及日本村治派同盟等，成立於去年一月十七日；其所發表的綱領共有六條：第一條就是以「依全體國民的運動以期天皇政治的徹底進行，」這正足以表現其天皇主義的思想。

日本國家社會黨

此派首領爲赤松克磨氏；赤松原爲日本社會民衆黨的祕書長，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赤松的言論與行動，乃與社會民衆黨首安部磯雄屢起衝突；去年四月七日社會民衆黨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赤松氏提議解散社會民衆黨，另樹新黨，十五日表決結果，赤松氏以五十二票對六十一票之少數而失敗，遂脫黨；迄五月二十九日，另組日本國家社會黨，從事於法西斯蒂運動；該黨黨綱爲：「於一君萬民之國民精神，期完成無掙取的新日本之建設」。

又其主張中有謂：「採用國民運動的方法，廢絕金權之支配，並力謀皇道政治之徹底。」不論其黨綱與主張，都充滿了天皇主義的思想。

神武會 該會是由大川周明博士聯合菊地武夫中將及河本大佐等所創立的。它的行動帶有極濃厚的法西斯蒂運動的色彩，而其指導精神，則顯而易見的是日本天皇主義。它所發表的三條綱領，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茲轉錄如左：

一 闡明日本建國的精神，日本國家的本質及日本國民的理想，改革本末顛倒的形式教育，養成真正日本國民，以確定日本教育的基礎。

二 取法天皇親政的本義，掃除偏重黨利的政黨政治的陋習，萬眾一心，恢弘皇業於四海，期圖天皇政治之實現。

三 基於一君萬民的國體，撲滅以私利為主，民利為從的榨取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而實現福利全民的國家新經濟組織。

日本法西斯蒂主義聯盟 該聯盟以野島辰次為中心，成立於去年一月中旬，內多所謂

文學家、新聞記者、詩人及律師等知識階級，以勵行法西斯蒂運動，打倒既成政黨，撲滅資本主義，

確立統制經濟爲手段，而以實現天皇政治爲目標。它曾發表所謂日本法西斯蒂主義聯盟之十
大綱，茲摘譯如左：

一 本聯盟深信在天皇之下，以全國國民的繁榮爲目的的日本，是永遠不滅的結合，並排除一切想破壞或變更此結合的思想及行動。

三 本聯盟企圖天皇政治之徹底實現，與國民生活之真正保證，是以掃蕩一切蔑視公共福利的政治形態。（餘略）

愛國大衆黨 該黨之以天皇主義爲中心思想，在其成立宣言中，就可看出；該宣言中有一段說：「爲圖天皇政治之徹底，須改革立法行政上之諸制度；」又其對於社會問題的主張，謂：「爲全產業，歸國家統制，設置必要的直屬天皇的調查機關……」；茲摘譯其綱領如左，觀此可知該黨實充分的含有天皇主義的色彩。

一 本黨是介於天皇與國民大衆之間，排斥一切的中間勢力，基於一君萬民及君民一家的主義，以期建設無欺的國家。

二 本黨以徹底天皇政治之個人主義爲基礎，對於各種組織，加以根本的改革，將由黨

業大權之確立，以期全產業歸國家的統制。（餘略）

此外，如血盟團以「產業奉還天皇」政策相標榜；大日本國粹會之謂：「以皇室爲中心而謀民族之統一」；建國會之謂：「我們隨普通選舉之實施，當舉全國國民直隸於天皇，而立脚於建國之精神，以期建設真正的日本民族國家」；大同聯盟之謂：「發揚國體之精華，以期君民同治之完成」；都脫不了天皇主義的思想；此外，如大日本國粹會、大日本護國會、勤王聯盟（原名思想善導會）、皇道義會、大正赤心團、聖皇會、日本會、愛國社、皇國至誠團、護皇會、愛國會、皇國義團、皇國擁護同志會、皇國青年黨、國心會、皇化俱樂部、皇國中堅黨、國粹大衆黨、愛國勤勞黨、愛國青年會、皇道會、日本魂社、皇國修養會、明治會等，就其名稱以觀，已可知其爲皇室中心的政治團體。

三 日本天皇主義的輪廓

由上所述，可知日本一般的所謂法西斯蒂運動，其與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運動，並不相同，它們是以天皇主義爲其指導精神，而反對議會政治，高呼防止赤化與保存國粹，而以暴動行凶爲其手段；這樣說來，那末到底什麼叫做天皇主義呢？

所謂天皇主義，簡單的說，就是日本皇室中心的思想；日本自神武天皇（吾國周惠王時）由九州率東征軍奠都大和以來，迄今昭和天皇，已一百二十四代，凡二千五百餘年；日本的支配階級以及一般的天皇主義者，對於日本統治權的代代相承，自詡爲人類史上的奇蹟；他們的理想，就在擁戴這萬世一系的天皇，使此過去的「奇蹟」永久不失爲「奇蹟」；使其二千五百餘年來的皇統，連綿不絕，而至於萬萬歲。他們以此理想爲出發點，所以日本天皇主義的內容可分爲下述三點。

第一、實現國即是家，家即是國的所謂「家國不二」的國家組織。日本的支配階級及一般天皇主義者，他們以爲：日本建國的本質，就是皇室中心的家族的發達；日本皇室就是大和民族的本族，日本國民就是大和民族的支種；皇室猶如大樹的根幹，國民好像大樹的枝葉。質言之，家的擴大就是國，國的縮小就是家；國是大宅，家是小宅，對家則孝，對國則忠；因爲家就是國，國就是家，故有「忠孝一致」的道德發生。日本天皇主義的第一要點，即在使日本國民養成忠孝一致的道德觀念，實現「家國不二」的國家組織。

第二、實現國即是君，君即是國的所謂「君國不二」的國家組織。日本的支配階級及一般

的天皇主義者，他們以為，不單在法理上，日本天皇為日本國家的最高機關，他們以為：日本這國家，離開了萬世一系的天皇，就不能存在。天皇乃與國家合體，國家乃與天皇結託，因為國家就是天皇，天皇就是國家；所以忠君等於愛國，愛國等於忠君的道德觀念，遂以發生。日本的一般天皇主義者大聲疾呼的向日本國民說：『外國的天皇，其為國家統治的機關，祇出於國民的擁戴，所以合則留之，不合則去之，任意去留，無所顧惜。但是，日本的天皇，國民不能任意去留，拿比方來說，外國的天皇，好像一頂帽子，日本的天皇則為真正的頭腦；人可無帽，不可無頭。』(註六)又謂：『日本天皇是與日本國家共生；片刻不能分離。日本國家乃由日本天皇的存在而存在。這是神武建國以來可以明白證明的。日本天皇是絕對的神聖的。決不像英國的天皇，是有其構成的條件。這是因為日本天皇，是歷史的最高實在，有此實在，日本國民始能存在。要是沒有日本天皇，日本國家就不能成立。而日本天皇的存在，對於日本國民的生活，具有普遍的妥當性。所以，由日本國民結合而成的日本軍隊，即使在天皇對於軍人的勅諭上沒有書明，也是先天的屬於天皇的。』同時國利民福的大小與天皇威力的盛衰，乃有正比例的關係，所以日本的政治，誰都非自覺到為天皇政治不可……』(註七)由上可知：日本天皇主義國第二要點，即在使日本國民養成

忠君等於愛國，愛國等於忠君的道德觀念，實現「君國不二」的國家組織。

第三、實現所謂情血的君民關係，即使日本天皇與日本國民的關係，由「血」與「情」結合而成渾然的一體。一般天皇主義者解釋日本君民的關係，常用「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八字，他們以為由「力」所結合的君民關係，終必被「力」所破壞；他們以為僅由「義」所結合的君民關係，也有被義所破壞的可能；他們以為祇有由「血」與「情」所結合的君民關係，始得永久維持於不墜。他們常說日本的君民關係，並不是法的關係；乃是起源於情操的敬愛與血族的因緣。所以，日本天皇主義的第三要點，即在使日本國民對於皇室，養成一種奴性的感激與無謂的情念；而美其名曰「君臣一德」。

日本的天皇主義，諸如上述，是以「家國不二」「君國不二」及「君臣一德」為其內容，所以一般天皇主義者說：「日本的一切，都須統一於天皇主義之下，始能現實化。日本在改造過程上所採取的直接行動主義……如果說它是法西斯蒂主義，這是錯誤的……因為這是與日本國民所絕對信奉的天皇政治不相容的緣故。」（註八）

四 日本天皇主義的由來

日本天皇主義之要點，已如上述；目前日本的法西斯蒂運動，既以這種天皇主義為其中心思想，那末我們現在就得要問其原因何在；這就是日本天皇主義何所由來的問題。

講到日本天皇主義的由來，這可大別為三方面，一是受日本武士道的影響，二是受日本神教的影響，三是受日本教育的影響。而所謂武士道者，就是武士重節義，輕生死，排除怯懦貪欲，為君父犧牲其身家的道德。從明治維新以後，這種道德，雖有漸衰的傾向，但其尚能支配日本一部份的人心，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至於日本的神道，為日本近古時代（由足利時代到德川幕府末期）的國教，明治的維新，是幕府歸還政權於天皇；這種運動，在思想方面的主要動力，一是日本漢學者的儒教思想，二是日本荷蘭學者的開國思想，三是日本國學者及所謂神道者的王政復古思想；而佛教的作用極小。（註九）明治維新以後，當時日本政府以為佛教在日本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一時不能使它完全消滅；故反而加以提倡，意欲藉此聯絡一部份的人心，故於明治五年設「教部省」，使掌神佛兩教，明定神官僧侶的等級，名為「神佛合併」，實則佛教全在神教的支配之下；試觀當時「教部省」所下的三條所謂「教則」，即可窺見日本支配階級利用神教宣傳天皇主義之一斑，其譯文是：（一）使明敬神愛國之旨，（二）使知天理人道，（三）使奉戴天

皇遵守朝旨。

後至明治八年，佛教僧侶因受神教神官的壓迫，不能自由佈教，紛作不平之鳴。終於同年七月，由政府取消『神佛合併』的規定，許佛教可以自由佈教，但此時之佛教，早已成爲『日本式之佛教』，而爲宣傳天皇主義之工具。

上述武士道與神教，其影響於日本天皇主義，雖很深刻；但就其普遍性而言，恐不若日本政府以全力經營的天皇主義教育。茲就篇幅所許可的範圍以內，略爲申述，並爲本文的結束。

日本教育的勃興，雖始於明治維新，而實孕育於德川時代。即在德川時代，日本對外採鎖國政策，在內則極重視漢學；所以當時日本教育的宗旨，是在作育士風，陶冶品性，此固爲吾國儒教的主張。但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決定了所謂『開國進取』的國是，急於輸入歐美先進國的文物，認排斥漢學爲進步的捷徑。於是，一變從前文學修身的思想，而趨向於自然科學。教育的潮流，遂重智育而輕德育，即當時日本的教育宗旨，乃由陶冶品性而變爲利用厚生。理科的知識，大受歡迎；道德的觀念，棄之如遺。各校雖有修身的一科，但祇爲『粉飾門面』，不甚重視。同時德川時代以來的『武士之術』，亦一時中止，青年的身體，漸趨衰弱。又在民間，自由民權的思想，滔滔瀾

漫於三島，甚至有主張建設共和國的言論。明治十四年（光緒七年），日本教育部鑑於當時人心的趨向，發佈小學教員須知教以尊皇愛國的大義，示以獎勵德育的重要。翌年又向各校頒佈勅撰幼學綱要，謂彝倫道德乃教育之主，宜以忠孝爲本，仁義爲先。當時日本的支配階級，雖費九牛二虎之力，諭人尊皇愛國，鼓吹德教主義，但因潮流所趨，積重難返；全國上下，或醉心於自由主義，或傾向於社會改良，或提倡功利說，或信仰民權論，自日常的衣食住以至學問技藝，模倣西洋，無微不至。因此，在另一方面，就有標榜保存國粹的反動運動發生，以與歐化主義相對抗。當時日本國民的思想，極其混亂，無所適從，支配階級深知此種現象，決非姑息的「開導」所能奏效，乃於明治二十二年（光緒十五年）頒佈憲法，翌年召集國會，並於十月三十日，發佈所謂教育勅語，同時改正小學校令，期納國民思想於「正軌」。日本天皇主義的教育宗旨，至此而始確立。茲譯錄此教育勅語的全文如左，以資參考。

「朕惟我皇祖宗，維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善，此乃我國體之精神，教育之淵源，亦實在此。爾臣民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衆，修學習業，以啓發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有緩急，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不獨爲朕忠良之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斯道實我皇祖宗之遺訓，子孫臣民俱須遵守，通之古今而不謬，施之中外而不悖，朕與爾臣民俱奉

率服膺，庶幾成一其德。」

這教育勅語，就是數十年來日本天皇主義教育的精神所在。對這教育勅語，可以分做三段說明，第一段自「朕惟」至「教育之淵源亦實在此」，明示君德的深厚與臣道的忠孝，是日本國體的精華，並謂日本教育的淵源，亦在發揚此國體的精華；申言之，所謂日本國體的精華者，即指忠孝而言；這就是上述天皇主義之忠即是孝，孝即是忠的忠孝一致論。第二段自「爾臣民」至「足以顯彰祖先之遺風」，明示孝、友、和、信的人倫與立身、處世及報國的要義，以此為日本國民所應實踐的根本道德，並謂扶翼皇運乃與忠孝之道相一致；這就是上述天皇主義之君即是國、國即是君的君國一致論。第三段自「斯道」至「庶幾成一其德」，明示忠孝一致、君國一體之「大道」，為日本的子孫臣民所應遵守之皇祖皇宗的遺訓，並謂為古今中外不謬不停的「公理」，最後殿以君臣一德的希望；即其結語是以祖宗的遺訓為主眼，這就是上述天皇主義之君臣一德論。

由上可知：數十年來日本的教育，就是教人以「家國一致論」、「君國一致論」及「君臣一德論」，而歸結於「重國憲遵國法」，「一旦有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皇運」；在上者既諄

醇厚誘，在下者自然難免受其潛移默化，最近日本法西斯運動之猛進，以及此種運動之以天皇主義爲中心，觀此可知其「由來有自」矣。（註一〇）

一二三，五日夜十二時半。

（註一） 見二月二十八日大晚報東京特訊。

（註二、三、五） 見日本評論一卷二期梁一新著日本法西斯蒂之理論及其運動的考察。

（註四） 見二月二十一日申報。

（註六） 見小山忠雄著教育勳語與國民精神。

（註七、八） 見政經論叢第七卷第四期村瀨武比古著意大利法西斯蒂主義與日本天皇主義之特殊性。

（註九） 見下間空教著宗教法概論。

（註一〇） 關於日本天皇主義教育，可參考拙稿日本教育的宗旨與政策，載中華教育界日本教育號上冊。



所謂支那主義與日本主義

周憲文

記者曾於本誌一卷六期發表過一篇題爲日本法西斯蒂運動與天皇主義的文章，認爲：「近來日本一般的所謂法西斯蒂運動，由其表面看來，雖頗與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運動相似，至其中心思想實在於天皇主義（Mikadoism）。明白的說，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運動，是以慕沙里尼爲中心，而日本的法西斯蒂運動，則以日本天皇爲中心；這是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的特質。」其實，這不單是法西斯蒂運動，其他一切帶有保守性的運動，在日本無不以天皇爲中心，故擴而大之，日人又稱天皇主義爲日本主義。在表面上，這所謂日本主義的由來，雖然（一）是受日本武士道的影響，（二）是受日本神教的影響，（三）是受日本教育的影響；但推求遠因，實與吾國孔孟的忠君愛國之說，大有關係（詳見前文）。不過，目前很多日本人，自以爲日本主義另有特色，與孔孟的忠君愛國之說（即所謂支那主義），並不相同；茲介紹其所說如左，是是非非，留待讀者批評，記者之草此文，目的僅在向讀者報告日人有此議論而已。

以下皆爲日人的議論。

自從中國儒教輸入日本以來，孔孟的許多道德觀念，都已成了日本人的道德觀念，惟有日本人忠君的思想，乃與儒教之說，不相一致。論語雖有「忠信」「忠恕」等語，但這祇是普通人與人間的道德；中庸所謂：「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但五者並舉，並不如日人之特別重視「君臣」；又孟子雖謂：「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但證之孟子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可知君臣有義，其與日本的「忠君」不同，「蓋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故曰義者宜也。」（辨名）顯然等於今日之「義務」，並非日本式的忠義之義。明白的說，以上的所謂義，祇是人與人的關係，並非對於君主獻身奉命的意思。再明白的說，忠是爲君捨命，絕對服從君命，而孟子的義，祇擇善而從而已。這種日本式的忠，即絕對的服從君命，在孔孟的遺教，實見所未見。孔子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對於三子，大加推賞，由此可知，如棄紂王之微子，忠諫被殺之比干，與佯狂爲奴而受敵國封於朝鮮之箕子，在孔子看來，都是仁人。但這祇是儒教的仁人，不是日本的忠臣。再如伯夷、叔齊、孔孟推爲聖人；但據史記所載，「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今不問史記之言，是否可靠，但前文之所謂「孝」「仁」「義人」「義」四者，特須注意。「孝」爲孔孟之一貫主張，自無問題，前文之所謂「仁」，等於日本之忠。若在日本，夷齊必大聲疾呼：「以臣弑君，不忠也，逆臣也，不可赦！」而拔刀相戰，死而後已。然夷齊之所謂「可謂仁乎」，何異孔孟之所謂「仁」？又前文之所謂「義人」「義不食周粟」亦非日本忠義之義。由此可知：在日本不能爲忠，在中國則稱爲義人，爲君子。

以上所述，意謂：支那主義與日本主義不同之點，即在對於「忠」的解釋。那末，這種不同，因何而生的呢？本來，在儒教輸入日本之前，在日本，除了「忠」以外，並無其他道德，故除「忠」以外，其他道德，完全承受儒教的影響；惟其如此，即惟其日本自有其「忠」的道德，終於產生中國儒教與日本儒教的差別，終於促成武士道的擡頭，終於形成日本主義。當然，所謂日本在儒教輸入以前，早有「忠」的道德觀念存在，並非說在日本古代，早有關於忠的學說。在中國，孝的道德，本來很發達，後來因爲人心漸次險惡，所以孔孟「述而不作」的大大鼓吹「孝」的必要。反之，在日本，因爲人民一向都很「忠」，所以沒有人講起忠的必要。

這「忠」就是古代日本唯一的道德，除此以外，如孝、如信、如義，都得自中國的儒教，而

日本本身一無所有。更正確的說，在古代日本，不單沒有孝、信、義等好道德，而反可隨處看到虛偽、無賴，以及打罵的惡習慣。當時的日本人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良心的呵責，什麼叫做天公地道；和辻哲郎氏曾謂：『……諸位菩薩不是善神，也不是惡神，他們以殺戮爲家常便飯，他們以盜竊爲日常生活，他們的誓言等於放屁』（見日本古代文化四二頁）。『總而言之，要在神代史古代史上尋求日本民族固有的道德，那是不可能的』（同上四三〇頁）。這就是說，日本古代，除忠以外原無道德，後來所有的道德，統統傳自儒教，這是孔孟給予日人的大恩。但孔孟的諸德，獨無日本的忠；明白的說，儒教視孝尤重於忠，所謂百行孝爲先，即此之謂。禮記曾謂：『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即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而以下諸文所引，皆可證明父重於君。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子路問事，子曰：勿欺而犯之。』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

孟子又謂：「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賤其親。」……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之重父輕君，言之顯然，故日人向來不甚歡迎孟子，甚至相傳孟子一日乘船，船破，死於海。

反之，在日本，則百行忠爲先，如果忠孝不能兩全，則當取忠捨孝。例如上述舜之一例，舜棄國負父逃之海濱，孟子猶視爲聖人；甚至以爲：惟其爲聖人，故棄國如敝屣而救其父。這是孟子之所謂理想的聖人。再如孔子，他對因孝讓國的泰伯，也歎爲至德。孔子之稱伯夷爲聖人，不是因爲伯夷忠於故國，反因其尊重父志而去國。這就是說，中國以孝爲主，棄忠就孝，已爲聖人；而日本則以忠爲國本，違忠之孝，不得謂孝。這就是所謂忠孝合一。支那主義與日本主義的分歧，卽在於此。

那末，支那主義與日本主義的分歧，其原因何在呢？本來，中國國體的成立，是以契約關係為基礎。在此意義上，中國與西洋同出一轍。所不同者，乃此契約，在西洋則早經霍布士與盧騷明白主張，而在中國，則受道德政治的影響，而至曖昧。這雖是東洋精神主義與西洋物質主義的不同，但是精神主義，一旦露骨地表現其所包含的契約關係，則就與西洋的物質主義，具有同樣的色彩。所以不獨西洋的國家論與社會說，概與中國古代學說相似，甚至西洋最近的新國家論與新社會說，亦可見之於中國的古典。不過因在中國，表面上以精神主義相標榜，故在語言的說明上，乃與西洋大異其趣。中國的契約關係，多具道德的性質，印度的契約，則為運命的因果觀。故在中國沒有像西洋這樣露骨的利害關係。在印度，幾乎完全都受因果報應的契約所支配，過去永劫的因緣關係，不獨支配了現在，而且支配了將來。因果報應乃是一種報酬關係，對於某因，報以某果，這顯然是一種契約的關係，所謂宿世之緣，所謂來生之約，這些思想都是契約關係的表現；這種契約關係，盛行於印度，而中國亦以此為國本；不過在中國，初則這種契約是精神主義或道德主義的，後來漸次流為物質的，而等於西洋的利害關係。

中國易經上有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即此一語，已可窺見中國

古代「道德契約」的精神。即在中國古代，由於契約的應報，乃以道德為標準；對於善行，予以福慶；對於不善，則給以凶禍。這種道德與吉凶禍福的功利思想，兩者的關係，就是中國立國的根本精神。在中國，德就是恩澤的意思，書經上的「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這就是施德則民聚，這是孔子所樂道的德政，施德就是加以恩惠，就是給予利益，論語上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謂：「德不孤，必有隣。」即此之謂。而「德不孤必有隣」的最好例子，莫如史記上左列之一段記載。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渡漆沮，踰梁山，止於歧下，幽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歧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此處所稱「積德」之「德」，「古公仁」之「仁」，都是施予恩惠的意思。又所謂「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之利，顯然是為功利，君施民以利，則民懷之，君若不仁不德，則民棄君而不顧。甚至稱

爲「獨夫紂」(秦誓)或「一夫紂」(孟子)弑君亦所不惜。蓋如孟子所說，賊仁者賊，賊義者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荀子之說，尤其徹底，他說：「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孟子也曾露骨的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民爲貴，君爲輕。』書經亦謂：「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上述以德政爲表面以功利爲內容的契約關係，就是中國的國本。吾人可於書經上發現：由孔子而孟子，由孟子而荀子，這種契約關係乃由天道而移向人道，於是，道德契約就變成露骨的功利關係。申言之，初爲天與天子之間的報應關係，漸次變爲民與君間的報酬。由於「天約」的天子，其位置遂由「民約」所決定，所支配。中國之由禪讓而至革命的變動，原因在此。因爲吾人在表面的「天約」的內容，已經發現「民約」的萌芽，故可斷說，中國乃與西洋一樣，根本是一民約民主的國家。

道德與功利的最大約束，乃是德行；德行之極，可爲天子；這就是中國古典上天子的本質。吾人於此可以抓住兩種思想。第一：中國精神的中心，乃是功利，或爲福慶；此爲目的，德行乃其手段。

第二：天子的地位就是最高的福慶。故德行最秀而為萬人之龜鑑者，則授為天子，以示果報。舜得王位，即因其孝。這就是上述道德契約的最大酬報。那末，德行的結果，何故授以天子之位呢？對此問題，稍加追究，吾人可以發見更徹底的功利主義。蓋因德行而得天子之位，這在表面上，是天對德行者的賞與，但其內容並非「天的欲求」，乃是「下民的欲求」。敬天思想，是其表面，其實乃為敬民思想，乃為民主主義。是以，天子是由其道德心出發，予下民以幸福利得的僕人。此一僕人的天子，其性質與日本的天子，完全不同。明白的說，中國所謂天選的天子，其實乃是民選的天子，書經常謂：天子之立，意在愛民；此例如：「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今天其相天，矧亦惟卜用；」「嗚呼，天亦哀於四方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等；因天愛民，順從民心，故天與民合而為一，天選等於民選。天子之立，並非由於天命，乃是由於民命。中國古籍上常謂：「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天難諶命，靡常；」「天命不易，天難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所謂「天生民」這一根本思想，乃與盧騷的天賦民權，毫無二致；天意就是民意，天與民常同一心，故失

民心之王，常被天棄。又，中國古籍所謂「天生蒸民，其命匪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而在書經，更主張天以下民監視天子。這就是說，天子的廢立，雖然由於天心，但天無耳目，故以民心監視，順從民意，廢立天子。這不是天選就是民選嗎？中國古籍上又謂：「惟天監下，民典厥義；」「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天監其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是更說明天意就是民意。孟子於薦堯舜於天說，「天受之，民受之，天與之，民與之。」此處之所謂天，並無深義，民實為主。如此，書經的「上帝不常」與詩經的「天命靡常」遂成荀子的「天行有常」，更逐漸表現為包含天命思想與敬天思想的民主思想。其間的過程，大抵如左。

即在荀子，已不推崇早成空名的天，而惟主張用民力來解決一切。古籍上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治亂天邪……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即謂並無天道，祇有人道。故並無天選的天子，祇有民選的天子。祇有能收民心者，可為天子；違反民意，必遭滅亡。書經上早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孟子之所謂王道，即謂不由天命而由民衆的希望與援助而成王。所謂：「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如

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之於下，如保赤子；』『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此荀子之所謂『善生養人者，人親之云云，』顯為報酬的契約即交換關係。要之，在中國，天子乃是公僕，天子之位，得自報酬的交換關係。書經上的『天道福善禍淫，』就有德性與利害的交換關係。孟子的『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是露骨的代表此種交換關係。天子既為公僕，而天子與人民之間，又有一種交換關係，故必然的浸至發生革命。因為交換關係的純形式，乃是商品交易，而商品交易的成立，則由於利得；沒有利得，交易就不能存在。因為交易是以利得為目的，故利得愈大，交易愈烈。而利得實為榨取之母。利得的目的與榨取的激烈，乃是一切社會罪惡與社會騷動的源泉。這因為榨取是社會不平的根基，不平之極，勢必形成兩派，而產生革命運動。所以中國的報酬主義，必然的包含革命；關於這一點，在中國與西洋，雖有程度的不同，但其本質，則屬一致。盧瀨建所謂：『刑辟之起，生於相報，相報母也，刑辟子也，』可謂一言破的。蓋相報就是報酬，報酬就是交易，交易就

是利得，利得就是擄取，故結果乃促刑辟的發生。吾人研究中國的所謂天虐、天罰、天祐、天災、天刑、天誅、天福等文句，而豫想其間包含着一種報酬關係時，則可知「支那主義」其與交換關係，有如形影。所以中國的革命，乃是必然的。又易謙卦之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意欲求其平均；又損卦之謂「損，損下益上。」意即虧下增上是為損；反之，益卦之謂「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是顯然教人虧上增下。而革卦之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明白讚賞革命。

不獨如此，老子，人皆認為反對書經的道德主義的。但在老子的著書中，又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此乃與今日馬克斯主義者之言，相去無幾。又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完全是「書經的。」

由上可知「支那主義」中的天，不僅為革命思想的藉口（中國革命常以天命為口實），且天自為革命發現的母體。所謂天祐善人，無親，無常，是謂天為公平的天秤；在那惡德者跋扈欲失「世之公平」時，則天就為激起革命，再使天下公平的主體。因此，吾人以為中國的國本，就會有動亂無常的革命性質，其與「以忠為最高無上的日本主義」根本不同。

以上僅言所謂支那主義與日本主義的不同，而尤着重於支那主義的特點，至於日本主義的本質，詳可參考本誌一卷六期的日本法西斯蒂運動與天皇主義，此處因限於篇幅，不復贅。



史學叢書

國史通略

張震南著 一冊 一元二角

本書上起太古，下迄現代，挾治繁要，綜為四事：曰政術，曰國際，曰生計，曰學術，仍以通史方法，按照時代將四事貫穿而成。凡三十二章，為提綱挈領之敘述，而隨事綴以精要之史實，一掃呆板之弊，可供一般人民瀏覽史事及學校教科之用。

元史學

李思純著 一冊 八角

本書分四章，第一章為元史學之鵠的，中述西侵歐洲，與傳播東方文化及於歐洲，使歐洲東來中國等史蹟。第二章為過去之元史學之各項問題，如史料源流，及現代，更旁及日本，朝鮮，西方諸家著作。第三章為元史學之各項問題，如史料源流，及現代，更元史學之將來，指正洪鈞，柯劭忞，丁謙，李文田諸氏之謬點，復補傳多種。

春秋時代之世族

孫 隴編 一冊 七角

本書用歸納的方法，鈎稽羣籍，將春秋時代特有之世俗制度，以及當時之政治組織，社會組織，經濟狀況，平民生活狀況，分別為有系統之整理與說明。其所用方法，殊可指示治史學者以研究的途徑。得此，對於春秋時代整個的中國，乃呈現於吾人之前，實中國史學上有價值的一種史考。

國恥史

蔣恭辰編 一冊 一元二角

本書採用紀事本末體裁，詳述明清以來中國受外人逼迫之真相，如鴉片，英法聯軍之戰，中英，中日，八國聯軍之戰，及各國無理要挾欺騙訂立各項不平等條約，暨歷次交涉失敗之情形，無不應有盡有。誠激勵國人洗雪國恥之良好讀物也。

日本全史

陳恭祿編 一冊 一元二角

全書二十四篇，約十四萬言。對於日本民族之特性，社會之演進，武人之消長，宗教之盛衰，政治之變遷，實業之發達，以及於中國之關係，最近對於屬地之設施，並其在國際上現時及將來之地位，莫不窮源究委，以客觀之態度，為公允詳細之敘述。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近百年史要

陳懷著 一冊 一元二角

故陳懷先生歷任各大學史學教授，著有清史要略、辛白論文等書，尤以本書爲其中之傑構。蓋自近百年來，中國藩籬盡撤，外交隨之複雜，戰爭因之而起，故事變既錯紛，則敘裁自難着手。而陳先生此作，頗能探本窮源，提綱挈領，繁簡殊爲適當。全書都二十章，自中英鴉片戰爭以至清室之滅亡止，每一事變之始末，均有切要之敘述。關於政治上下外交上之重要文件，及歷史上重要人物之身世事蹟，亦皆舉要彙入。

清史要略

陳懷著 一冊 一元

本書爲前北京大學史學教授故陳懷先生遺著。此爲其最後手定本，尤稱精審。清社之覆，以迄於今，國修清史尙待汗背，私家著述雖夥，每病疏節。洵以此爲明清嬗代之樞機，歐亞接觸之端緒，史蹟既莽，故不易理。而陳先生此書，掇拾三百年來清代之史實，提要鉤玄，剪裁至爲允當。內容分四大編：爲崛起時期，隆盛時期，衰弱時期，滅亡時期。起明清嬗代，迄辛亥革命，他如重要之文書及條約，均擇要列入，至於傳說之紛紜，則辨其訛誤。可供研究史學者之參考，亦可用作大學課本。研究中國近代史者，允宜手此一編也！

中華書局

王光齋譯述

本書譯自俄國帝俄時代
國務總理維特(Witte)
伯爵筆記。維特為帝俄
時代的大政治家，親與
中俄密約之議，其所記
載，皆當時所身歷者。

此項筆記，各國皆有譯

述，書分四章：(一)與李鴻章談判
並締結中俄條約；(二)加冕——
Chodynk——與日締結高麗條約；
(三)遼東半島之占領；(四)拳亂與
我們的遠東政策，為中俄外交史上
可靠的史料。

李鴻章遊俄紀事

一冊 三角半

近百年中國名人傳 韋息予著 一冊 五角

李鴻章

五角

李鴻章是中國近百年來重要人物之一，
他個人的傳記，簡直與當時中國的歷史
分不開來。而當時的中國則正在劇變開
始的大時代中，他的舉措，影響至今不
衰。本書即着限於時世的演變，敘述他
的事蹟，自平吳之役至辛丑議和止，前
後凡八章，均冠以時代之說明，不斤斤
於個人功罪的論評，尋究其成敗的背景
，明白指出，使讀者對於這個大時代的
情勢，得深切的了解。供初中學生學習
本國歷史參考之用，最為相宜。

中華書局發行

版出局書華中

孫中山先生外集

陸達節輯
一冊
三角

中山先生嘉言鈔等書行世。本書為編者積數年之辛勤，從百數十種書報中，蒐集中山先生之軼文，得八十餘篇，約五萬言，多係辛亥革命時，孫先生與政府要人討論國家大計之函電，乃中華民國開國史上極有價值之資料，而為坊間出版之全集，全書所未曾採入者。本書經中央黨部審定，並由孫哲生先生題署，其價值概可想見。

陸達節君，研究黨義，素有心得，曾有孫中山先生逸語錄，孫

孫哲生先生言論集

耿文田選輯 一冊 一元

種類言：有演講，提案，訓詞及論文等；以性質言：有關於政治，外交，革命，主義及建設等。舉凡孫哲生先生之對外，聯俄，抗日及對內之積極實現總理之實業計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等種種主張，均搜羅詳盡，洵為先生言論之總匯。

本書係集孫哲生先生重要之言論而成，計四十六篇，共十五萬言。以

民國二十三年
月印刷
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六五三號
社會科 日本之面面觀 (全一冊)
學業刊

◎

定價銀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周憲文等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各埠 中華書局

總分

#7
772230

772230

標商冊註



新
滄